联合国 S/2005/662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0 Octo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05年10月2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此转递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遵照第1595(2005)号决议编写的报告。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设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协助黎巴嫩当局调查2005年2月14日发生的、使前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和其他22人遇害的爆炸事件。

报告详述了罪行调查的进展，提出了委员会在调查的这一阶段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指出，刑事调查尚未结束。为此，报告比较详细地提出了为进一步推动由黎巴嫩当局主持的调查而需采取的必要步骤，包括各国特别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需要更加大力合作。

我要感谢委员会负责人德特勒夫•梅利斯及其小组成员在困难条件下所做的杰出工作。他们公正、独立和敬业地执行他们的任务。本文所附报告当然仅仅是他们一丝不苟工作的基本内容。委员会已向黎巴嫩当局转交了工作的全部成果，其中有16 000多页的文件，包括与450名证人和犯罪涉嫌人访谈的记录誊本。

我还要感谢黎巴嫩共和国政府对委员会给予的支持和合作。

我打算根据第1595（2005）号决议第8段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到2005年12月15日。委员会将在这个时期继续其罪行调查工作，并协助黎巴嫩当局进一步调查。黎巴嫩共和国总理福阿德•西尼乌拉在其10月13日给我的信（S/2005/651）中也请求作此延长。

请将本事项提请理事会成员注意为荷。与此同时，我将把报告转递给黎巴嫩政府。

科菲•安南（签字）

05-56366 (C) 241005 241005

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决议
所设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专员德特勒夫·梅利斯
2005 年 10 月 19 日，贝鲁特

提要

安全理事会在其 2005 年 4 月 7 日第 1595（2005）号决议中决定设立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驻设黎巴嫩，协助黎巴嫩当局全面调查 2005 年 2 月 14 日在贝鲁特发生的、导致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包括协助查明其实施者、支持者、组织者和同谋。

秘书长曾通知理事会，委员会从 2005 年 6 月 16 日起开始全面运作。委员会由理事会授权的最初调查任务期限曾准予延长到 2005 年 10 月 26 日。

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黎巴嫩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受益于一些国家实体和国际实体的专家投入。

委员会调查的主要内容重点是犯罪现场、犯罪的技术性方面、对截获电话的分析、500 多名证人和来源的证词，以及实施犯罪的机构背景。

调查的整套案件档案在 2005 年 10 月转交黎巴嫩当局。

本报告载述委员会调查询问的主要内容以及委员会的有关看法和结论，供理事会审议。委员会还确定了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那些事项。

委员会认为，2005 年 2 月 14 日的暗杀系是一个组织宽泛、资源和能力可观的团体所为。犯罪经过了数月的准备。为此目的，拉菲克·哈里里先生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受到了监测，他的车队的路线被详细记录。

根据迄今委员会和黎巴嫩调查的结果、已收集到的物证和书证以及到目前为止所追查的线索，有一致的证据表明，黎巴嫩和叙利亚都卷入了这个恐怖行为。众所周知，至少在叙利亚部队遵照第 1559（2004）号决议撤离之前，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在黎巴嫩渗透得很广。黎巴嫩的前高级安全官员受到他们的雇佣。考虑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情报部门协同在黎巴嫩机构和社会的渗透程度，难以想象如此一个复杂的暗杀阴谋可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

委员会的结论是，黎巴嫩有关司法和安全当局应当继续进行调查。黎巴嫩有关司法和安全当局在调查中已经证明，在国际援助和支持下，他们能够取得进展，有时能有效、称职地起带头作用。与此同时，黎巴嫩当局应当调查这个案件的所有细枝末节，包括银行往来交易。必须密切结合 2 月 14 日爆炸事件前后的一系列爆炸来分析这次事件，因为这些爆炸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一部分可能相互有联系。

因此，委员会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在安全和司法领域与黎巴嫩当局建立起一个援助和合作平台。这将大大增强黎巴嫩人民对本国安全系统的信任，提高他们对自我努力的自信。

目录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表，2004 年年中至 2005 年 9 月

2004 年

- 2004 年 8 月 26 日，拉菲克·哈里里在大马士革会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讨论拉胡德总统任期的延长问题。
- 2004 年 9 月 2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中东形势的第 1559(2004)号决议，吁请所有外国部队撤出黎巴嫩。
- 2004 年 9 月 3 日，拉菲克·哈里里集团同意拉胡德总统任期延长法。
- 2004 年 9 月 3 日，黎巴嫩议会通过拉胡德总统任期延长法，并转交黎巴嫩政府执行。
- 2004 年 9 月 7 日，经济部长 Marwan Hamadeh、文化部长 Ghazi Aridi、难民事务部长 Abdullah Farhat 和环境部长 Fares Boueiz 辞去内阁职务，抗议修改宪法。
- 2004 年 9 月 9 日，拉菲克·哈里里总理向记者表示他将辞职。
- 2004 年 10 月 1 日，在黎巴嫩贝鲁特暗杀 Marwan Hamadeh 未遂。
- 2004 年 10 月 4 日，拉菲克·哈里里辞去总理职务。
- 2004 年 10 月 11 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发表讲话，谴责黎巴嫩和联合国中他的批评者。
- 2004 年 10 月 19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第 1559（2004）号决议没有得到执行表示关切。
- 2004 年 10 月 20 日，拉胡德总统接受哈里里的辞职，任命奥马尔·卡拉米组织新政府。

2005 年

- 2005 年 2 月 14 日，拉菲克·哈里里和其他 22 人在贝鲁特市中心海边的一次大规模爆炸中遇害。
- 2005 年 2 月 25 日，联合国实况调查团抵达黎巴嫩。
- 2005 年 3 月 8 日，真主党组织一次一百多万人的“亲叙利亚”游行。
- 2005 年 3 月 14 日，基督教逊尼派领导的反示威要求撤离叙利亚部队和逮捕安全与情报部门的头目。
- 2005 年 3 月 19 日，贝鲁特北部郊区 Jdeideh 发生炸弹爆炸，11 人受伤。

- 2005 年 3 月 23 日，贝鲁特北边的 Kaslik 购物中心发生爆炸，3 人死亡，3 人受伤。
- 2005 年 3 月 25 日，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在纽约发表其报告。
- 2005 年 3 月 26 日，贝鲁特东北部的一个工业区发生一起手提箱爆炸，6 人受伤。
- 2005 年 4 月 1 日，在 Broumana 一座空置商住两用楼的地下停车库，9 人受伤。
- 2005 年 4 月 7 日，安全理事会设立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 2005 年 2 月 14 日拉菲克・哈里里和其他 22 人被暗杀事件。
- 2005 年 4 月 19 日，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宣布 2005 年 5 月 30 日举行议会选举。
- 2005 年 4 月 22 日，国内治安部队首领 Jamil Al-Sayyed 将军和安全总局首领 Ali Al-Hajj 将军决定他们的职务由纳吉布・米卡提总理处置。
- 2005 年 4 月 26 日，叙利亚最后一批部队离开黎巴嫩，从而结束了 29 年的军事存在。
- 2005 年 4 月 26 日，联合国核查团开始执行任务，核查叙利亚的军事情报人员是否完全撤离黎巴嫩和是否全面遵守第 1559(2004)号决议。
- 2005 年 5 月 6 日，贝鲁特北部的 Jounieh 发生炸弹爆炸，29 人受伤。
- 2005 年 5 月 7 日，议会召开会议，通过对 2000 年选举法的拟议修改。
- 2005 年 5 月 30 日，举行第一轮选举。拉菲克•哈里里烈士名单，即 Saad Hariri 的 Future Movement、社会进步党和 Qornet Shehwan Gathering 联盟赢得议会席位的多数。
- 2005 年 6 月 2 日，记者 Samir Kassir 的汽车在贝鲁特东部被炸，记者本人遇害。
- 2005 年 6 月 21 日，前黎巴嫩共产党领导人 George Hawi 在其汽车驶近其 Wata Musaytbeh 的家时遇炸身亡。
-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拉菲克・哈里里内阁中的财政部长福阿德・西尼乌拉组成新政府，共有 23 名部长。
- 2005 年 7 月 12 日，在贝鲁特的一起汽车爆炸袭击中，国防部长埃利亚斯・穆尔受伤，另 2 人遇害。

- 2005 年 7 月 22 日，在 Ashrafieh 居住处发生炸弹爆炸，Monot 路附近至少有 3 人受伤。
- 2005 年 8 月 22 日，贝鲁特北部 Al-Zalqa 地区 Promenade 旅馆附近的停车场发生爆炸，3 人受伤。
- 2005 年 9 月 16 日，Ashrafieh 地区的一家银行附近发生炸弹爆炸，1 人死亡，10 人受伤。
- 2005 年 9 月 19 日，驻贝鲁特的科威特新闻处发生小型爆炸，1 人死亡，2 人受伤。
- 2005 年 9 月 25 日，贝鲁特北部发生一起汽车爆炸，著名新闻主持人 May Chidiac 受伤。

一. 导言

1. 本报告说明安全理事会第1595（2005）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安全理事会2005年4月7日通过该决议，谴责2005年2月14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的恐怖事件，事件中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22人死亡，决议再次吁请严格尊重黎巴嫩的独立、主权、领域完整和统一，注意到早先真相调查团作出的结论（S/2005/203），并决定设立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协助黎巴嫩当局全面调查这起恐怖事件，包括协助查明实施者、支持者、组织者和同谋。

2. 第1595（2005）号决议通过之前，安全理事会已审查了黎巴嫩真相调查团2005年3月24日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三个星期调查的结果，载有一系列建议。调查团的意见是，黎巴嫩当局进行的调查不能取信于人，而应进行国际的独立调查来查明真相。为此必须设立一个具有执行权的工作组，由调查工作所需的各个领域专家组成。尽管真相调查团的时间和人力有限，但调查团的结论和建议对委员会大有帮助。

3. 黎巴嫩政府2005年3月29日来信（S/2005/208），表示赞同安全理事会设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决定，并愿意在黎巴嫩主权范围和法律体系内同委员会合作。

4. 安全理事会第1595（2005）号决议通过之后，为了成立调查委员会，决定其员额编制和后勤支助而进行了大量磋商。2005年5月26日，以调查委员会委员Detlev Mehlis为首的一个小型预备队伍抵达贝鲁特。由于事件紧急，预备队在一个临时总部开始为今后的工作建立支助平台。

5. 2005年6月13日，同黎巴嫩司法当局长时间讨论之后，调查委员会与黎巴嫩政府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双方的合作方式。对委员会特别重要的一项协议是，“黎巴嫩政府保证委员会在调查工作中不受干扰，并向委员会提供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援助。”委员会将制订本身的程序，在不违反黎巴嫩法律和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收集文件和实物证据、同必要的任何公民或/官员会见言访谈，并可在黎巴嫩领土全境无限制地出入一切房地。黎巴嫩当局将协助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他们持有的一切文件和实物证据，寻找委员会所需的证人。

6. 2005年6月16日，秘书长宣布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开始。2005年6月17日，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请求黎巴嫩当局提供援助，并请黎巴嫩人民协助委员会的工作，提供可能涉及调查工作的任何信息。为此目的，黎巴嫩当局设置了两条热线。

7. 备忘录签署之后不久，黎巴嫩当局向调查委员会转交了8 000页的案件概要，包含2005年2月14日以来收集的一切资料和证据。此后，委员会同有关的黎巴嫩司法当局（黎巴嫩共和国国家检察总长）和警察当局（国内保安部队）密切合作进行了彻底的刑事和司法调查，以避免重复、重叠或彼此冲突的措施。

8. 调查委员会同黎巴嫩的保安和司法当局密切联系，特别是同司法当局定期讨论，交换最新信息和档案，交流结果，并计划调查的新阶段。委员会访谈的多数是黎巴嫩司法和保安当局招来的证人。2005 年 8 月 30 日，黎巴嫩保安部队和委员会调查员密切协调突击搜查了前高级保安官员的住宅，之后严密护送至委员会的主要作业基地进行面谈。

9. 黎巴嫩当局出了大力协助设立主要作业基地以及前线作业基地以供委员会进行工作。黎巴嫩保安队伍（警察和军队）同委员会的保安队携手合作，确保工作人员和房地的安全。

10. 尽管第 1595（2005）号决议赋予委员会以执行权，但委员会在突击搜查行动中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黎巴嫩司法和保安当局的支助。此外，尽管委员会可以向黎巴嫩当局建议逮捕那些参与暗杀行动的嫌疑犯，但是否采取这种行动黎巴嫩当局可以自主作出决定。

11. 从黎巴嫩和联合国双方面着手，产生了调查委员会和黎巴嫩当局协力进行的相辅相成且统一的调查工作。黎巴嫩当局不断显示有能力对案件的调查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采取行动，逮捕嫌疑犯，组织突击和搜查。

12. 由于黎巴嫩人民十分不信任本国的保安和司法当局，调查委员会成为很大的变革希望的来源以及黎巴嫩人民同当局之间的交流渠道。除了第一名嫌疑犯的访谈之外，两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第一次，以及在委员会建议下逮捕了前高级保安官员，起了媒介作用。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委员会的眼中，没有任何人是高于法律的。这样就取得了黎巴嫩人民的信任。随着委员会工作的进展，不断有新的证人前来。然而，其中一些人坚持不向黎巴嫩当局透露他们的身份。

13. 还有几点值得一说。首先，一些证人害怕他们同委员会合作的事实公开后会受到伤害。因此，委员会谨慎确保同证人的访谈以秘密方式进行。委员会相信这些人担心安全是有道理的，因此报告中也不道出访谈者的姓名。第二，任何调查中证人都往往提供一些调查范围以外的信息。超过委员会调查范围而同刑事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委员会都会转交黎巴嫩当局。最后，委员会访谈的一些人他们向委员会指出的不是证据所指的方向，而是这些人要委员会探视的方向。委员会对待的方法是集中注意其单一任务，根据证据进行调查，而不被任何个人或实体的意图所误导。

14. 黎巴嫩的舆论反映出一种广泛的看法，就是一旦调查委员会提出报告的任务完成，黎巴嫩又会落于孤单。人们害怕在委员会工作完成之后，很快的，叙利亚的保安和情报单位就会回来，在一个渗透着支持叙利亚份子的社会中进行报复。最近的轰炸、暗杀和未遂事件都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的；有意散布的谣言和预言式的媒体分析都显示了这种心态，使一些证人不敢同委员会联系。

15. 在委员会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10 月 25 日），尽管人们害怕，不愿贡献信息，但黎巴嫩人民一般而言都很热心地想要帮助委员会进行工作。

16. 调查委员会不可能在媒体真空的情况下作业，特别是黎巴嫩。委员会坚持一种政策，不在黎巴嫩媒体中直接进入对话，避免事态升级，避开任何挑战或挑衅的言论。两次记者招待会都是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澄清调查工作的目的。当然，效果是短暂的。

17. 为了加强透明度和广泛合作，同司法当局之间的工作要使最高政治当局了解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但这种行动不能损害委员会的独立性质，也不能对调查工作的进程有任何直接影响。

18. 调查过程中，委员会面临了重大的后勤困难。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各姐妹组织和刑警组织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援助。

19. 国际社会在有了要求时总立即提供专家知识和技术。这种援助大大促进了委员会的工作，提高了工作的价值。然而，尽管安理会第 1595（2005）号决议吁请所有国家向委员会提供哈里里案件所涉的任何有关信息，但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会员国向委员会提出有用的信息。一些联系仅仅是交流看法和/或事实说明。委员会对决议的了解是，安全理事会设想的信息除其他外应包括无需委员会事先请求就提供的情报。

20. 尽管为了调查的目的调动了人力、技术和财政能力，尽管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重大成果，要调查目前这种涉及多方面的国际层面恐怖主义行为及其影响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才能为审判任一被指控的个人提供充分的理由。最重要的是继续在黎巴嫩境内境外查找证据。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广泛的程序。本报告编写期间，就在几天前又有一次重大的逮捕；与证人面谈正在进行，复杂的证据也在继续审查之中。

21. 委员会根据搜集或取得的证据已确立了一些事实，查明了嫌疑犯。委员会尽一切所能检查和审查这些证据。在调查尚未结束，所有新的线索和证据尚未彻底分析，独立公正的起诉机制尚未设立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事件的完整真相，何以发生，暗杀拉菲克·哈里里和其他 22 个无辜者的罪首是谁。因此，定罪之前应假设无辜。

22. 委员会编写本报告时力求保证委员会的言行不至损害进行中的刑事调查和之后的任何审判。现阶段，委员会掌握的具体情况和证据除了提供黎巴嫩当局之外不能全部公布。委员会设法以最为准确的方式陈述事实并加以分析，解释事件经过，为何发生，罪犯为谁。

二. 背景

2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历来都对黎巴嫩有强大影响。在奥托曼帝国时代，这片日后成为黎巴嫩的土地是大马士革统治的疆域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各国建国期间，黎巴嫩就建立在当时许多阿拉伯国家主义分子认为应该属于叙利亚的土地上。事实上，自两国独立以来，它们从未建立过正式外交关系。

24. 黎巴嫩内战之初，叙利亚部队在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的邀请下，于1976年5月进驻黎巴嫩。1989年，黎巴嫩议会达成《塔伊夫协定》，结束了内战，协定中黎巴嫩特别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协助将部队部署在黎巴嫩。该协定还要求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共同决定这些部队的未来重新部署问题。两国在1991年5月又达成了一项关于合作的协定，重申了这项规定。叙利亚部队遵照安全理事会第1559（2004）号决议，于2005年5月撤离。

哈里里先生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关系

25. 委员会通过调查，证实黎巴嫩国内许多人长期以来的指控，即叙利亚高级情报官员强力干预、全面左右黎巴嫩的日常施政。哈里里先生和叙利亚高级官员包括他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间的冲突明显日趋严重，这是通过约谈和文件提供给委员会的资料的主要方面。哈里里先生和阿萨德总统2004年8月26日在大马士革的会面似乎使这种冲突达到了顶点。据称在这次持续大约10至15分钟的会晤中，阿萨德总统告诉当时担任总理的哈里里先生，阿萨德总统打算要黎巴嫩延长黎巴嫩总统埃米勒·拉胡德的任期，但遭哈里里先生的反对。

26. 黎巴嫩和叙利亚双方证人，以及哈里里先生和叙利亚副外长瓦利德·穆亚莱姆的会谈记录，分别提供了委员会有关该次会晤的谈话内容，但其间差别极大。一些黎巴嫩证人——包括当时担任部长的Marwan Hamadeh和Ghazi Aridi、德鲁兹教派领袖和社会进步党主席Walid Jumblat、议会议员Bassem Sabaa和哈里里先生的儿子萨阿德——都指出，哈里里先生告诉他们，阿萨德总统粗鲁地告诉他有关延长拉胡德总统任期的决定，并威胁如果哈里里先生（和假定Jumblat先生）不同意支持延长拉胡德总统的任期，就“要用黎巴嫩砸烂你的[哈里里的]脑袋和Walid Jumblat的脑袋”。叙利亚官员则对该次会晤有不同的说法。叙利亚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和叙利亚在黎巴嫩境内的情报主管Rustum Ghazali将军在描述该次会晤时，语多肯定。Ghazali将军告诉委员会，哈里里先生告诉他，阿萨德总统把哈里里先生当成“朋友”，并且说这是一次真诚和庄重的会晤，在会晤中阿萨德总统向哈里里先生咨询了此事。

27. 以下是委员会就2005年8月26日的会晤进行的各次约谈摘要、沙雷先生送交委员会的信函内的相关部分以及哈里里先生和穆亚莱姆先生谈话录音誊本的一部分：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2005 年 8 月 17 日给委员会的信

根据叙利亚和黎巴嫩双方领袖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协商机制，2004 年 8 月 26 日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大马士革会见了故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他概括地谈到了本地和区域的局势发展，包括考虑到困难的区域情况和基于维持黎巴嫩局势稳定的共同利益，延长黎巴嫩总统埃米勒·拉胡德的任期的可能性。哈里里先生要求，一旦部长会议达成延长任期的共识，叙利亚应作出努力，务使拉胡德总统在下一任内作出更好的合作。总统请哈里里先生与他的班底和他认为合适的人协商，并采取适当的立场。

Rustum Ghazali，未标明日期的证词，随同 2005 年 8 月 17 日的信送交委员会

那天[2004 年 8 月 26 日]我与哈里里总理在安杰尔见了两次面。第一次在 2004 年 8 月 26 日上午，当时他正要前往大马士革与在大马士革的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会晤，第二次是他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大马士革会面之后从大马士革回返贝鲁特的路上。第二次见面也在安杰尔我们的办公室。

(……)

我们讨论了他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会晤之事。他[哈里里]看起来轻松愉快。哈里里总理说，他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进行了真诚、简短的会谈。哈里里总理指出，阿萨德总统告诉他：“阿布巴哈，在叙利亚我们一直把你当朋友，当成黎巴嫩的总理对待。今天我也把你当朋友，当成黎巴嫩的总理对待。在本区域目前所处的困难环境之下，黎巴嫩又身处其间，我们认为黎巴嫩最好延长拉胡德总统的任期，以便维持黎巴嫩政权的连续。作为朋友，我们希望你表明你对此事的立场。我们并不急着知道答案，不过你不妨赶快想一想。

Marwan Hamadeh，2005 年 6 月 27 日的证词

8 月 24 日或 25 日，星期三，哈里里先生、Jumblat 先生和 Berri 先生都被邀往大马士革，以便通知他们关于延长拉胡德先生任期的决定。Jumblat 先生告知 R. Ghazali，他需要与阿萨德总统讨论此事。R. Ghazali 坚称，在安排约见之前，答案必须是“接受这项决定”。他还认为 Jumblat 先生应该表示同意，因为对阿萨德总统而言，这是他的策略。Jumblat 表示不同意。一个小时之后，Jumblat 先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叙利亚情报局已经取消了他的约会。

当天晚上，Jumblat 和我一同去见哈里里先生。他说，R. Ghazali 坚决表示，只要他的答案不是同意，他也不会安排他的会晤。他要他先去大马士革，在家里等进一步通知(…)。次日，他被召见，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谈。

(……)

在哈里里先生与阿萨德总统见面的那天，我在 Jumblat 先生贝鲁特的住处同 Bassem Sabaa 和 Ghazi Aridi 见了面。我们看到哈里里先生的车队在下午 1 点以前已经回来，这意味着他们在大马士革的会面非常短暂。我们看到了哈里里先生，他看起来很疲倦。流着汗。他告诉我们四人，拉胡德总统得再被选上，否则“他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告诉我们，阿萨德总统对他说：“我要用黎巴嫩砸烂你的脑袋和 Walid Jumblat 的脑袋。”

Ghazi Aridi，2005 年 7 月 1 日的证词

哈里里先生告诉我们，阿萨德总统对他说：“如果雅克·希拉克要我撒手不管黎巴嫩，我会想其他办法，并且会让你知道。你要么同我们一起，要么与我们作对。我选择埃米勒·拉胡德担任总统。我会设法使他一定成为总统。我等着你的答复。(…) 告诉 Walid Jumblat，如果他在黎巴嫩有德鲁兹信徒，我在叙利亚也有信德鲁兹教派的人。该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

Walid Jumblat，2005 年 6 月 28 日的证词

哈里里先生说，阿萨德告诉他：“拉胡德代表我。我要延长他的任期。(……)如果希拉克要我离开黎巴嫩，我会砸烂黎巴嫩。”(……）哈里里先生来我家时，非常紧张，神情沮丧。他的处境非常不利。

Jubran Tueni，2005 年 6 月 25 日的证词

后来，在 2004 年，在发生延长拉胡德总统任期的问题时，哈里里先生还告诉我，阿萨德总统曾经直接威胁他，并且告诉他，投票反对延长任期就会看作直接同叙利亚作对。哈里里先生说，阿萨德总统还表示，他们叙利亚人就会“把他干掉“，也会把他家人干掉，不管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找到他们。

Bassem Sabaa，2005 年 6 月 30 日的证词

哈里里先生与阿萨德总统会面回来后，我在 Walid Jumblat 的家里见到他。

（……）

他告诉我们阿萨德总统直截了当地说：“我本人关心此事。这与埃米勒·拉胡德无关，但这与我巴沙尔·阿萨德有关。”

我们问他，他是否有机会与阿萨德总统讨论此事。他说，阿萨德总统告诉他，此事不需要讨论，它必然要成为事实，否则“我会砸烂黎巴嫩”(……)。他非常愤怒。他告诉我，为了黎巴嫩和黎巴嫩的利益，他必须考虑他会采取什么手段，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能够作出任何勾当的疯子。

Saad Hariri，2005 年 7 月 9 日的证词

我与先父拉菲克·哈里里讨论了延长拉胡德任期的问题。他告诉我，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威胁他；警告他：“这就是我要的。如果你认为希拉克总统和你要控制黎巴嫩，你们就错了。这种事不会发生。拉胡德总统代表我。我要他干啥，他就干啥。延期一定要实现，否则我要用黎巴嫩砸烂你的脑袋和 Walid Jumblat 的脑袋。（……）所以，你要听话行事，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和你的家人，不论你们在那里。”

拉菲克·哈里里，2005 年 2 月 1 日与瓦利德·穆亚莱姆的谈话录音

关于延期之事，他[阿萨德总统]要我去见他，谈了 10 到 15 分钟。

（……）

他要我去见他，告诉我：“你一直说你与叙利亚同进退。现在正是证明你言行是否一致的时候。”（……）他没有问我的意见。他说：“我已经作了决定。”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没把我当成总理，也没把我当成拉菲克，或这种身份的人。他仅仅说：“我已经作了决定。”我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

（……）

他没有告诉我他希望延长拉胡德的任期。所有他说的只是“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不要回答我，想清楚然后再来见我。”

（……）

没把我当成朋友或熟人对待。根本没有。他问我：“你跟我们一道，还是跟我们对立？”就是这样。在我结束同他会面时，我向你发誓，我的卫士看着我，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

28. 哈里里先生与穆亚莱姆先生见面时不满地指出，他相信叙利亚安全部门和沙雷先生故意误导阿萨德总统有关哈里里的言行。会晤记录的译文摘要有下列哈里里先生的说话：

- “我无法在专门干扰哈里里和散布有关拉菲克·哈里里的谣言并且向巴沙尔·阿萨德打小报告的安全体制下生活。”

- “但黎巴嫩决不会被叙利亚统治。这种事不会再发生。”

29. 在这次讨论中，穆亚莱姆先生告诉哈里里先生，“我们和此地[安全]部门已经把你逼入了墙角”。他随后指出：“别小看此事。”

30. 约谈录音的内容与 2005 年 9 月 20 日穆亚莱姆先生作为证人约谈的内容明显矛盾，其中他还把 2 月 1 日的会晤误说成“友好和具有建设性”，并且他不肯直接回答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叙利亚与委员会的合作

31. 上面提供的资料以及委员会收集的载列在下文题为“暗杀的策划”的部分的证据都指出在暗杀哈里里先生的事件中可能有叙利亚官员的参与。委员会为追查这些线索寻求叙利亚的合作，但委员会得到的合作徒具其名，并无其实。

32. 委员会与叙利亚政府当局在 2005 年 6 月 11 日进行初次接触，当时委员会主席发信给叙利亚外交部长，要求与叙利亚政府代表会面。沙雷先生在 7 月 11 日作了答复，保证叙利亚政府会对调查给予支持。7 月 19 日，委员会要求约谈若干证人，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8 月 26 日，在叙利亚政府的要求下，委员会主席和叙利亚外交部的一名代表在日内瓦会面。在该次会晤中，委员会主席收到一封有 4 名证人书面证词的信。同时叙利亚代表表示，阿萨德总统不接受约谈。委员会主席再次提出直接约谈证人的要求，但叙利亚代表告诉他，叙利亚正在审议这项要求，但不可能约谈阿萨德总统。

33. 8 月 30 日，委员会向叙利亚外交部长提出另一项要求，打算约谈其他几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证人和嫌犯。该信要求叙利亚政府支持搜查嫌犯的住处。9 月 7 日，外交部长沙雷书面通知委员会指出，虽然委员会的证据都以荒诞的证词为依据，不过叙利亚政府同意列在委员会 7 月 19 日和 8 月 30 日的要求中的人士都可接受约谈，但阿萨德总统除外。

34. 9 月 12 日，委员会与叙利亚外交部的一名代表讨论了即将举行的约谈的各项细节。委员会希望这些约谈在第三国举行，不在黎巴嫩，也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但这项建议遭到拒绝。叙利亚政府当局坚持这些约谈必须在叙利亚进行，并且要有叙利亚官员的参与。这些约谈在 9 月 20 日至 23 日进行。每次约谈都在叙利亚外交部法律顾问或外交部另一名代表、一名口译、两名记录员和有时另一名身份关系不明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在这些约谈结束时，可以轻易发现所有接受约谈的人对各项问题都有口径一致的答复。许多这些答复与委员会从其他各种来源收集到的证据大相径庭。委员会没有机会继续追踪这些约谈，也无法追查一名叙利亚人是否参与这项罪行之事。

35. 委员会最后认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不与委员会切实合作，这已经阻碍了调查工作，使委员会难以追查根据各种不同来源收集到的证据所确立的线索。如果要完成调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就必须与调查单位全面配合，包括允许在叙利亚以外地点进行约谈，并且不得有叙利亚官员随伴接受约谈的人出席。

三. 罪行

36. 2005 年 2 月 14 日，大约 12 时 50 分，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离开贝鲁特 Nejmeh 广场返回 Kuraytem 宫。他的车队由 6 辆轿车组成，他的警卫人员和议会议员 Bassel Fleyhan 与他同行。

37. 当车队经过 Minae Al-Hosn 大街的 St. George 饭店时，发生了巨大爆炸，导致哈里里先生和其他人死亡。

38. 爆炸发生后不久，“半岛”电视台驻贝鲁特办事处主任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声称行刺哈里里先生的是大叙利亚的纳斯拉和圣战小组。电视台很快播出了这一消息。

四. 黎巴嫩的调查

初步措施

39. 侦破如此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强大的管理能力、明确的分工、协调，并拥有足够的权限、人力、装备和援助手段。下文简要概述了黎巴嫩当局在犯罪发生到成立独立调委会这一期间采取的措施。

调查法官

40. 首席军事调查法官 Rasheed Mezher 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至 21 日期间负责调查这一罪行。2005 年 2 月 21 日，黎巴嫩政府做出决定，认定该罪行是一次针对黎巴嫩共和国的恐怖主义行为，由此决定把该案件移交给新的拥有管辖权的主管法院，即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黎巴嫩最高刑事法院。这一决定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任命检察长办公室代表 Michel Abou Arraj 法官为新的调查法官，主持调查工作。

41. Mezher 法官在爆炸发生后不到一小时内，在检察长办公室的 Jean Fahd 法官陪同下赶到犯罪现场。他说，犯罪现场一片混乱。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任命贝鲁特警察局助理局长 Naji Mulaeb 将军负责现场，任务是把所有尸体和伤者从现场移走，灭火，然后把所有人撤出现场，并封闭现场（目击者证词）。

42. 17 时，Mezher 法官召集国内治安部队和军队的所有有关机构开会，共有 10 名军官到会。Mezher 法官在会上向各机构分配了任务，并对调查方向做出了进一步指示（目击者证词）。

43. 国内治安部队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司法警察代理指挥官兼法医股股长 Hisham Aouar 将军、贝鲁特警察部队代理指挥官 Mulaeb 将军、爆炸现场负责人 Salah Eid 将军、以及新闻处处长 Fouad Othman 中校（目击者证词）。

44. 散会以后，Mezher 法官大约在 19 时第二次返回犯罪现场。他对在犯罪现场看到的情况感到不满，但希望第二天会好一些，因为在此前召开的会议上已经进

行了责任分工。不足之处主要是缺乏装备、援助手段和经验。此外，有关各机构之间也缺少沟通，调查法官的指示没有得到遵守，调查法官也收不到有关调查进展情况的反馈信息（目击者证词）。

45. Mezher 法官在履行调查法官职能期间，传唤了大约 10 个人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询问，其中包括 St. George 饭店的工作人员、哈里里先生的贴身警卫官、Ahmad Abu Adass 先生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一些目击证人。他还与 Jean Fahd 法官协商，决定请瑞士提供援助，派一个法医专家小组协助黎巴嫩当局进行调查。当 Mezher 法官于 2005 年 2 月 21 日离开调查法官职位时，调查没有取得任何可以证实的结果。

46. 案件档案移交给了新任调查法官 Abou Arraj。Abou Arraj 法官在 2005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23 日期间担任调查法官。他由最高委员会首席法官 Tanios Khoury 任命；根据登记，Abou Arraj 办公室 2005 年 2 月 22 日收到了案件档案（目击者证词）。他在审阅案件档案时首先提出的意见是，这一犯罪是一次恐怖袭击，因此除了动用大量资源外，还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并要广泛采取调查措施。他认为，初期采取的所有调查措施都很专业，很准确。他对车队的车被拖走感到惊讶。他没有会见 Mezher 法官，但凡需要进行澄清时，他就给 Mezher 法官打电话（目击者证词）。

47. 在 Abou Arraj 法官担任调查法官期间，共采取了下列措施（经整理的档案记录）。

日期（2005 年）	措施	涉及人员
2 月 22 日	• 刑案登记	
2 月 24 日	• 贝鲁特第二地区支队的记录	
	• 视察 St. George 饭店	
	• 所有军事令状摘要	
	• 签署公文：保安总局、国内治安部队、国家安全局、情报局	
2 月 25 日	• 特别刑事调查科的令状	
	• 有关有人在 St. George 饭店地区进行挖掘的调查	
	• 特别刑事调查科的令状：通知书	• Tayssir Abu Adass 和第一副官 Maher Daouk

日期（2005 年）	措施	涉及人员
2 月 26 日	• 收到了几份报告，其中有视察报告以及关于把车拖到Helou兵营及对警卫进行询问的报告	
2 月 28 日	• 询问	• Tayssir Abu Adass
	• 目击者的证词	• Maher Daouk、Hassan Mohamed Ajuz 和 Amer Khaled Shehadeh
2 月 28 日	• 发出传票	• Rashid Hammud（正在住院）、Mohamed Queiny(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保镖)和 Tamer Lahib。
	• 法医证据部：要求外国专家提供帮助。	
3 月 1 日	• 允许赴黎巴嫩实地调查团团长彼得・菲茨杰拉德了解调查情况	
3 月 2 日	• 询问两名目击者	• Tamer Lahib 和 Mohamed Queiny
3 月 3 日	• 收到三菱公司的报告连同三菱皮卡车目录、在爆炸现场发现的零部件名单以及一张显示（不详）的地图	
	• Kawas 医生关于 Abdel-Hameed Ghalayini 的尸检报告	
	• 收到军队情报部门的审讯报告	• Hussam Ali Mohsen、Ahmad Ammoura 和 Nabil Ghsoub(不详)，询问他们与嫌疑人 Ahmad Abu Adass 的关系（注：他们没有被捕）。
	• Hussein Chahrour 医生关于 Abdel-Hameed Ghalayini 的尸检报告。	

日期（2005年）	措施	涉及人员
3月5日	• 传讯目击者(2005年3月8日对前三名目击者进行问询，3月9日对其余目击者进行问询)。	• Makram Aouar 工程师、Hamad Mulaeb、Hussam Ali Mohsen、Mahmoud Baydoun (保安总局军官)、Afifi Abdallah Al-Hershi（不详）、Ghassan Ben Jeddou（半岛电视台)。
3月7日	• 检查纸箱中的物品（Dalal Dargham）	
	• Imad Kakour 准将前来向我们通报调查情况，并取走一份调查报告，Ziad Ramadan 与准将同行。	
3月8日	• 我们收到了DNA结果和犯罪现场地图。	
3月10日	• Al-Burj squad 关于 Abdel Hameed Ghalayini 的尸检报告。	
3月11日	• Ziad Nasr 中将和 Mitri Namar 上尉的商讨情况。	
	• 召集 Hussam Mohsen 开会	
	• 召集巴勒斯坦人 Marwan Abdel-Wahhab Kattan（不详）开会，3月14日	
3月14日	• 敦促各部门负责人不要搬动瓦砾。	
	• 目击者的证词。	• Jack Chalitta、Ali Amhaz 和 Marwan Koubtan
	• 国际调查团关于完成工作的信函。	

48. 2005年3月23日，Abou Arraj 法官辞去调查法官一职。其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很紧张：人们极不信任黎巴嫩司法机构，并对调查方式提出批评。此外，在负责调查哈里里案期间，他还必须履行正常职责。此案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在2005年3月14日在贝鲁特爆发的示威游行期间，他听到人们对他提出了批评（目击者证词）。

49. 在他离开调查法官职位时，调查工作的惟一成绩是 Abu Adass 这一线索，尽管多次作出了努力，重点注意爆炸手法，并促使所有有关专家达成一致意见（目击者证词）。

50. Elias Eid 法官接替了 Abou Arraj 法官。截至 2005 年 10 月，他仍在负责调查。

国内治安部队

51. 2005 年 2 月 14 日，Ali Al-Hajj 将军是国内治安部队的负责人。他于 2004 年 11 月晋升到这一职位，据说是叙利亚人任命的。在导致哈里里先生死亡的爆炸发生后，他在 2005 年春季辞去了这一职务。根据他的陈述，得知发生爆炸时，他正在办公室里。他立即乘车前往犯罪现场。在途中，他打电话给国内治安部队的事务和行动处处长 Shahid Al-Khoury 将军，Shahid Al-Khoury 将军告诉他这是一次很大的爆炸。Al-Hajj 将军于是命令 Khoury 将军派所有有关单位赶赴现场。这些单位包括 Hisham Aouar 将军指挥的法医股、Abdel-Badie Al-Soussi 将军指挥的爆炸物股以及 Fouad Othman 中校指挥的调查股。这是他惟一的职责，即提供足够的资源。在调查法官抵达以后，国内治安部队所有人员归法官指挥，Ali Al-Hajj 将军不能干预调查（目击者证词）。

52. 他认为，现场的问题与赶到现场的机构过多有关，如军队、国内治安部队、国家安全局和公共安全局。

53.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Ali Al-Hajj 将军出席了在总统府召开的高级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由总统主持，其他与会者包括：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经济部长、副总理、公共工程部长、贝鲁特省省长和各个安全机构的指挥官。会议讨论了爆炸案、将爆炸案移交司法委员会审理以及爆炸案的后果等问题。

54. 散会后，Ali Al-Hajj 将军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不久，半岛电视频道播出了一段录像。在录像中，Ahmad Abu Adass 声称对爆炸及炸死哈里里先生一事负责。从那时起，国内治安部队除了在犯罪现场开展工作的人以外，其余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均集中起来，追踪 Abu Adass。

军事情报局

55. 2005 年 2 月 14 日，Raymond Azar 将军是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他于 1998 年 12 月晋升到这一职位。在导致哈里里先生死亡的爆炸发生后，他于 2005 年春季辞去这一职务。根据他的陈述，军事安全处处长 Mohamed Fehmi 上校向他报告了发生爆炸的消息。他没有赶赴犯罪现场，而是和贝鲁特情报处处长 Albert Karam 上校一起在他的办公室详细关注案件的发展。在发生爆炸后，他向拉胡德总统和 Ghazali 将军报告了发生爆炸的消息（目击者证词）。

56. 军事情报局的人员（主要是爆炸物专家）察看了犯罪现场，并进行了相应检查。他们证实，爆炸使用的爆炸物为 TNT 炸药，估计重量大约为 300 公斤。在现场发现的所有物证后来移交给了国内治安部队（Hisham Aouar 将军），据 Azar 将军所知，有一些金属碎片和一支枪。他认为，罪行的调查主要由国内治安部队以及检察长办公室和调查法官全面负责。

57. 2005 年 2 月 14 日，Azar 将军出席了高级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有关人员介绍了哈里里先生遇刺的情况，并介绍了当时掌握的所有细节。每个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58. 后来，军事情报局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查清三个问题：

- Ahmad Abu Adass 的录像带
- 爆炸地区的手机通话情况
- 所用爆炸物类别和重量。

保安总局

59. 2005 年 2 月 14 日，Jamil Al-Sayyed 准将是保安总局的负责人。他于 1998 年 12 月晋升到这一职位。在导致哈里里先生死亡的爆炸发生后，他于 2005 年春季辞去这一职务。根据他的陈述，他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听到爆炸声时以为是以色列战斗机穿过音障造成的噪音。大约在 13 时 15 分至 13 时 30 分时，Ahmed Al-Assir 中校向他报告了发生爆炸的消息，并说哈里里先生的车队是爆炸的目标。他一直待在办公室，没有派遣保安总局的人员到现场。他给总统、内政部长和 Ghazali 将军打了电话。

60.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Al-Sayyed 将军出席了高级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的重点是爆炸事件近期内对当地产生的影响。会议的建议提交给政府，政府随后在当晚召开了一次会议。

61. 200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他接到半岛电视台一名记者的电话，告诉他还没有人去拿 Abu Adass 的录像带。录像带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送到他的手中。他复制了一份，把原带送交给调查法官 Abou Arraj。

犯罪现场调查

国内治安部队的报告

62. 跟任何类似的犯罪案件一样，迅速检查犯罪现场及其周围地区，对于调查结果至关重要。负责调查犯罪现场的军官治安部队的纳吉•穆拉布将军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 1305 时抵达现场。他在 2005 年 3 月 3 日发布了黎巴嫩当局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的报告（国内治安部队总局，贝鲁特警察局第 95 号报告）报告指出：

贝鲁特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发布的关于调查导致前总理哈里里和其他人死亡的爆炸案件，以及可对案件的蛛丝马迹有任何帮助的线索的调查命令的执行情况。

记录:2005年2月14日贝鲁特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发布的第23/2005号调查命令。

2005年2月15日案卷总局第207/1181号命令

2005年2月14日1250时，贝鲁特发生了一件爆炸案，行动指挥室报告说爆炸案发生在圣乔治旅馆附近。所有的巡逻人员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现场。我在几分钟之内赶到那里。附近道路两旁的车辆起火燃烧，浓烟弥漫。民防、消防队和红十字会的车辆赶到现场，并且采取行动灭火，收拾尸体，并将受伤的人送到医院。现场一片混乱，治安人员和军事人员与平民、消防队员以及急救人员混杂在一起，平民、新闻记者以及媒体工作者都急着要赶到到现场。我命令所有的军官和警官以及巡逻人员尽一切必要努力，维持一条安全通道，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犯罪现场，隔开旁观者，并且指示贝鲁特第三区域局的指挥官负责执行这项命令。

初步的迹象显示，爆炸发生在哈里里总理的车队，但是结果还不清楚。

专家们开始收集证据，爆炸专家开始进行工作。

除了政治官员和保安官员以外，来自军事法庭的一名政府专员也抵达现场;贝鲁特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 Rasheed Mezher 口头命令我，作为自2005年2月12日因公出差的警察总监不在期，负责警务的警官身份，负责进行调查，或者命令任何我认为适当的人进行调查，并且收集有关爆炸案的任何蛛丝马迹，适时向他报告。口头的授权随后将以书面的命令作出。

在国内治安部队总监抵达现场之后，我立即将上述情况向他报告。

按照上述口头授权，我命令 Salah Eid 少校以他作为贝鲁特第二区域局指挥官的身份对辖区内的爆炸事件，进行必要的调查程序，并且随时向我通报。

收拾尸体和将受伤者送往医院的工作、意外事件中央办公室人员的工作以及爆炸专家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对犯罪现场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来自黎巴嫩陆军的一队兵工人员到现场采样，以便就此进行测验。一支陆军分遣队对现场、建筑物进行了搜查，并且协助设置安全警戒线。

鉴于调查的紧急性，2005年2月14日我们对区域警察单位的领导人和警察单位的指挥官发了第2065号电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单位的管辖范围内，就每个地区送到医院的尸体进行必要的调查，以便允许他们的家属认尸，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向我通报，以便我能够获得有关当局的核可，让他们的亲属领回尸体。通过 Al-Burj 小队收集受伤者的证词，证词放在整个调查档案中。

2005 年 2 月 14 日在对各个警察局发出第 2077 号电报要求他们将犯罪现场加以隔离并且围绕着它设立安全警戒线之后，我们命令贝鲁特第二区域局的指挥官利用必要的人员来执行这些任务，并且设置金属路障并用黄色胶带围绕犯罪现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与交通局指挥官协调，确保交通顺畅。

Eid 少校将调查进展情况和结果向我通报，再由我及时向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通报。根据法律原则已经将尸体转交给他们的亲属。

按照 2005 年 2 月 14 日第 144/302 号报告，根据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的指示，及国内治安部队总监的核可，哈里里车队的车辆在当场摄影以及在贝鲁特第二区域局指挥官、贝鲁特第二交通队指挥官、Al-Burj 分遣队指挥官以及刑事调查小组面前利用民防部队提供的灯光摄制录影带之后，被送到 Helou 营区。现在这些车辆存放在 Helou 营区之中。

在 2 月 15 日给紧急事务处指挥官的第 2122 号电报中，我们要求他们保管好这些车辆，并且不准任何人碰这些车辆。

2005 年 2 月 15 日，1500 时，Omar Makkawi 少校，贝鲁特警察局局长就职。他向我报告已经采取的所有程序以及发生的所有事件，我们了解了 Salah Eid 少校正在进行的调查，然后我们将这一切通报了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

按照 2005 年 2 月 17 日的第 2F206/……号授权令，部队指挥官转交给我们 2005 年 2 月 14 日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发布的关于爆炸事件的第 23/2005 号书面授权令，要求我们执行 2005 年 2 月 15 日总署发布的第 2SH207/1181 号命令。

同样，按照 2005 年 2 月 18 日部队指挥部第 206/1735 号授权令载有 2005 年 2 月 18 日该单位第 36/2005 的书面授权，其中包括一项命令，要求将哈里里车队的车辆放在营区内，用帐蓬盖住并且派人保卫，这项命令获得执行。

按照 2005 年 2 月 18 日 2F206/1736 号授权令，军事法庭第一调查法官发布给我们 2005 年 2 月 18 日第 36/2005 号书面授权，其中包括一项与贝鲁特省长联系的命令，要求他提供给我们最近在爆炸地点的工厂工作的人员的名字。上述授权通过一份 14 页的文件来执行，该份文件附后。[*]

按照上面第一份授权令；根据贝鲁特第二区域局进行调查的命令；以及 2005 年 2 月 14 日第 302/143 号的第一次报告和警察部门及区域警察局的所

[*] 并未列在本报告中。

有单位所安排的所有调查，我们提出以下文件：表 1 载有已经交还他们亲属的尸体；表 2 载有爆炸事件中受伤的个人；表 3 载有就爆炸事件所取得的证词；另外拟订了一份表格载列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检查犯罪现场的情况；扣押的物品；损坏的车辆；在爆炸现场一名无法找到的失踪人员。*

2005 年 2 月 14 日第 302/1 号报告核实了所有这些程序。

瑞士的法医检验报告

63. 参与犯罪现场检查的黎巴嫩专家有各个不同的机构，他们对检查的发现和结果提出不同的意见。因此，他们被召集到军事法庭在检查长面前举行了一次会议[证词]。会议导致黎巴嫩当局要求外国协助检查犯罪现场，这项要求提交给瑞士政府。瑞士法医专家小组于 2005 年 3 月访问黎巴嫩，并且进行了法医调查。该小组的最后报告如下（摘录）：

> “根据以下的检查关于爆炸是在地面上或地面下发生的问题，我们的结论如下：
>
> - 根据碎片的散布、大小和形状所获得的了解
> - 根据坑洞的大小和形状所获得的了解
> - 弹药发射特性的了解
> - 根据建筑物（结构、玻璃）的损坏情况所获得的了解
>
> 在了解和分析了碎片分布情况之后，我们无法提供爆炸是在地面上或在地下发生的明显证据。我们对坑洞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对爆炸是在地面或地下发生的问题提供明显的证据。
>
> 另一方面坑洞的形态和形状就炸药（地面上或地下）的可能数量提供了一些信息：
>
> - 正如我们的报告提到的预期约一千公斤的炸药在地在上可以造成象现场看到的那样的坑洞
>
> （……）
>
> 鉴于炸药可能放在一辆汽车之中，这辆车子一定很大。如果使用了这种车辆，我们预期在爆炸中心附近应该有车辆的巨大碎片（如从车架上掉下来的）。
>
> 警察给我们看的金属碎片（据说来自一辆 Mitsubishi Canter）的损坏程度，与我们所预期的碎片吻合，如果这种车辆是在爆炸中心的话。
>
> （……）

在进行所有的分析以及就我们所收集到的事实进行讨论之后，我们获得的结论是，爆炸很可能是在地面上发生的。

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我们估计约使用了 1 000 公斤的烈性炸药。

对坑洞的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所获得的未经确认和初步的结果显示，使用的炸药是三硝基甲苯。

里菲报告

64. 2005 年 3 月治安部队现任指挥官阿什拉夫·里菲将军就黎巴嫩主管当局关于犯罪现场所采取的初步措施拟订了一份报告，提交给联合国实地调查特派团。该报告断定（摘录）：

二. 所采取的措施

导致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的这个悲剧的重要性对以后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和行动都有影响。

A. 救援和撤离行动以及寻找尸体

在爆炸发生之后，安全、军事和民防机关以及红十字会立即赶赴犯罪现场执行他们的任务。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但是很不幸的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水平让它们颜面无光。这些措施都是错误的，因此内政部长和贝鲁特市政府在 2005 年 2 月 25 日发布了第 137(sad)2 号备忘录，指示国内治安部队总检察长对所有的作为和行动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建议将贝鲁特警察总监和司法警察总监免职。

B. 保持犯罪现场

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指派军事调查法官负责进行调查。所有的安全和司法警察人员都归他指挥。他指派调查任务并且规定必须执行的措施，特别是保持犯罪现场。但是，所采取的措施低于必要的水平，并且违反了调查这样严重的罪行甚至于比较不严重的罪行所应该根据的明显的基本原则，在这各情况下，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以便防止任何人破坏犯罪现场或者破坏可能用来作为犯罪证据的有助于进行调查和挖掘事实的任何线索。这是完全可以作到而不必忽略必须执行的人道主义任务，即优先寻找受害人和受伤者，给予受伤者进行急救，以便保护他们的生命。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

(a) 爆炸现场的情况一片混乱，不仅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的头几个小时期间，而且很遗憾的并且没有必要地拖更长的时间，在最初的几个小时期间大都集中在灭火、拯救受伤者和寻找失踪者。

(b) 在犯罪现场的所有的安全机关之间没有协调。

(c) 寻找失踪者的方式不负责任、不专业并且不小心。有些人后来意外的被发现或者被他们的家属找到。发生了以下颇有争议的情事：

- 2005 年 3 月 15 日发现了一个黎巴嫩公民 Zahi Abu Rujaili 的尸体。根据验尸官的意见，受害人在爆炸发生之后还活了约 12 小时。
- 一个受害者的尸体在爆炸发生之后 8 天意外被找到。
- 一个黎巴嫩公民 Abdel-Hameed Ghalayini 的尸体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16 天被他的家属而不是司法或民防官员找到。
- Farhan Ahmad Al-Issa 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令人担心的是，找到他的尸体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丑闻。

(d) 在爆炸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约 2300 时左右，主要的证据被从犯罪现场移开。前总理车队的车辆被转移到 Helou 营区借口是要将它们加以保留，虽然车辆的残骸除了作为犯罪证据的价值以外没有任何保留的必要，因为这些车辆是爆炸的目标。这不是破坏犯罪现场的唯一事件。有一辆 BMW 的汽车不是车队的车辆也被移走，重点应该是不要移走任何车辆，而是在爆炸事件之后让这些车辆原地不动，以便确定罪行是如何犯下的。

(e) 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爆炸发生当天的黄昏，有一部推土机毫无理由进入犯罪现场。内政部长和贝鲁特市政府在知道之后立即下令推土机撤出并且保留犯罪现场。

C. 进行调查，调查的情况以及确定罪行是如何犯下的：

(a) 重大的错误是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犯下的，这是普通常识，其中包括泄露消息造成混乱。从而损害了地方调查的可信性。

(……)

三. 责任

(a) 在我们所处理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罪行所涉的责任不仅限于一个方面。正如上述，它包括政治、司法和安全等各个方面。

(……)

移走车队车辆的决定

65. 这一决定令人困惑，鉴于各方都有进行专业的犯罪现场调查以查出行为人并绳之以法这样一个集体意愿。与此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官员的证词各不相同，这一事实本身便说明了这一决定的困惑之处。

预审法官 Mezher

66. 2 月 14 日晚 10 时 30 分，Mezher 法官在家里接到 Naji Mulaeb 将军的电话，后者告诉法官，在犯罪现场的相关机构的代表已开始收集车队车辆的铁片，以便各自进一步进行法医检查。Mulaeb 将军无法阻止他们。他建议把车队车辆移至安全地点，并为此提议移至贝鲁特 Helou 军营。Mezher 法官同意这一建议，但提出以下条件：必须在现场拍摄车辆并对车辆进行标记和编号；在运输途中和运抵 Helou 军营时也须拍摄；车辆运抵后须覆盖起来，昼夜保护，以免证据被破坏。Mezher 法官不知道填平炸弹坑和重新开放街道的决定[证人证词]。2 月 14 日晚间，犯罪现场的车辆被移走。

Jamil Al-Sayyed 将军

67. 2005 年 2 月 15 日早上，Al-Sayyed 将军从报上得知车队车辆被移走。早上 8 时，他打电话给治安部队指挥官 Ali Al-Hajj 将军了解情况，后者回答说，有两个小组正在清理道路，将在上午 10 时重新开放道路。Al-Hajj 将军就一个直率的问题回答说，命令来自于总统卫队指挥官 Mustapha Hamdan[证人证词]。

Ali Al-Hajj 将军

68. 2005 年 2 月 14 日晚上 10 时 30 分，Al-Hajj 将军在办公室（Hisham Aouar 将军也在）接到公共工程部总干事 Fadi Nammar 先生的电话。Nammar 先生告诉他说，已决定于第二天重新开放道路，其下属已准备好在第二天一早开始工作。这是地线通讯电话，因此，Aouar 将军旁听了电话。他表示对此电话感到奇怪，因为 Nammar 先生不管此事。众所周知，Fadi Nammar 与总统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就意味着他是受命于总统府。Nammar 先生声称他已与预审法官说过此事。他打电话给贝鲁特代理警长 Naji Mulaeb 将军，通报 Nammar 先生的电话，请 Mulaeb 将军问 Mezher 法官是否知道这一决定。Mulaeb 将军打电话给 Mezher 法官，后者表示知道重新开放道路的决定，且无反对意见。Mulaeb 将军又问怎么处理车辆。Mezher 法官答道，将把车辆移至安全地点，提议移至 Helou 军营[证人证词]。

69. 第二天、也即 2005 年 2 月 15 日上午，Nammar 先生与贝鲁特省长 Yacoub Sarraf 先生会面，安排 Minae Al-Hosn 街重新开放事宜。Sarraf 与总统府关系非常密切，他也知道这一决定[证人证词]。

Hisham Aouar 将军

70. 关于移走车队车辆问题，Aouar 将军表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命令。2005 年 2 月 14 日，他在与预审法官会面时被要求协助拍摄车队车辆移走过程，但有关把车队车辆从犯罪现场移走的其他方面没有提及。当晚 10 时 30 分至 11 时期间，他在治安部队指挥官 Ali Al-Hajj 将军的办公室，后者告诉他说，将把车辆移走。

Al-Hajj 将军还告诉他说，治安部队必须协助标记车辆所在位置并进行拍摄[证人证词]。

Fadi Nammar 总干事

71. Nammar 先生记不起 Al-Hajj 将军是否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打过电话给他，但记得他自己在第二天打电话给 Al-Hajj 将军，如他在类似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打电话时，他是在贝鲁特省长办公室。他告诉 Al-Hajj 将军，如果需要，他们随时准备帮忙。Al-Hajj 将军把他介绍给为治安部队工作的一名将军，后者告诉他说，正在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将军表示，他将在适当时候再与 Nammar 先生联系。Nammar 先生记不起这位将军的姓名，但知道他是与 Al-Hajj 在一起。他无权决定开放贝鲁特的道路，也没有下令移走车队车辆。他并否认与总统府有任何接触[证人证词]。

72. 其后，（通过电话单）证实 Ali Al-Hajj 将军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晚上用地线通讯电话打给 Nammar 先生的移动电话。又证实 Nammar 先生于第二天打电话给 Al-Hajj 将军[证人证词]。

贝鲁特省长 Yacoub Sarraf

73. 据他所述，他没有发出任何指示。军队和警方接手此事。他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与 Fadi Nammar 先生通了电话。

贝鲁特代理警长 Naji Mulaeb 将军

74. 2005 年 2 月 14 日晚上 8 时 30 分至 10 时之间，Mulaeb 将军在办公室接到 Ali Al-Hajj 将军的电话，后者命令 Mulaeb 将军把车队车辆从犯罪现场移走，保存在安全地方，以期在两天内重新开放道路。如果专家要来检查车辆，他们可以这么做。Mulaeb 将军对此命令感到奇怪，没有接受。他告诉 Al-Hajj 将军，他不管犯罪现场，因为犯罪现场属 Mezher 法官管辖范围。Al-Hajj 将军让 Mulaeb 将军与法官联系。Mulaeb 将军与法官作了联系，后者也感到奇怪，问为何这么急。Mulaeb 将军回答说，他收到了 Al-Hajj 将军的命令，对此也感到奇怪。法官要求给他一些时间，回头再联系。过了一会，在 10 分钟至 30 分钟之间，法官回电说可以移走车辆[证人证词]。

Mustapha Hamdan 将军

75. 2005 年 2 月 14 日发生爆炸后，Hamdan 将军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总统及总统府地区。他记不起任何细节，但他没有去爆炸现场。他没有发出任何与犯罪现场活动有关的命令或指示，因为这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因此，他与清理街道、填平炸弹坑或移走车队车辆等命令没有任何关联[证人证词]。

国内治安部队指挥官 Ashraf Rifi 将军

76. 2005 年 6 月 1 日，Rifi 将军在与委员会会面时表示，是 Mustapha Hamdan 将军发出了用推土机将犯罪现场炸弹坑填平等命令。Hamdan 将军在爆炸事件发生时是拉胡德总统卫队指挥官，因此，根据黎巴嫩法律，他不管犯罪现场调查事项[证人证词]。

黎巴嫩方面的调查：Ahmad Abu Adass

77. 2005 年 2 月 14 日下午 2 时 11 分左右，也即爆炸后仅 1 小时左右，路透社记者 Leila Bassam 接到一个男子的匿名电话，不是黎巴嫩口音，但她也辨不出是哪儿口音。据 Bassam 女士所述，她一拿起电话，那个男子就说“把这个记下来”，叫她别吭声，随后便用标准阿拉伯文读了以下声明：

> 我们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胜利与圣战组织宣布，我们对异教徒拉菲克·哈里里作出了应有惩罚，以此警戒他人。

打电话者最后说了一句伊斯兰宗教格言，便挂断电话。

78. “半岛”电视台贝鲁特分台台长 Ghassan Ben Jeddou 回忆道，他那天接到 4 个电话，都声称对爆炸负责。Ben Jeddou 先生陈述道，在第一个电话中，一个带有非洲、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口音、阿拉伯文说得不好的男子声称胜利与圣战组织对以自杀炸弹方式处决哈里里先生的事件负责。过后不久，“半岛”电视台报道了这一声称负责的情况（Ben Jeddou 先生回忆道，那天下午，半岛电视台接到 4 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在下午 1 时 40 分左右，最后一个是在下午 4 时左右。但电话记录显示，那天下午，半岛电视台只接到 3 个电话，分别是在 2 时 19 分、3 时 27 分和 5 时零 4 分)。其后，“半岛”电视台接到另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者声称属于胜利与圣战组织，阿拉伯文流利，在电话中说明了 Ben Jeddou 先生及其同事可在哪里——即在贝鲁特下城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大楼附近一颗树内——找到一盒载有更多刺杀信息的录像带，并要他们在 15 分钟内去取带子。Ben Jeddou 先生派一名同事去找录像带。最后找到一个白信封，内有一份打字的详细声明及一盒录像带。在该组织多次打电话问为何仍未播放录像带后，“半岛”电视台于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播放了录像带。

79. 与录像带放在一起的那封信声称来自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胜利和圣战组织，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 赞美真主，胜利与圣战组织的锦旗在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飘扬，托真主保佑，2005 年 2 月 14 日，即伊斯兰日历 1426 年元月 5 日，自由战士 Ahmad Abu Adass 高举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胜利与圣战组织旗帜，在贝鲁特实施自杀行动，使麦加和麦地那异教徒的代理人拉菲克·哈里里受到应有惩罚。……随此附上的是有关此次行动实施者 Ahmad Abu Adass 烈士的录像。

在录像带中，一个自称为 Abu Adass 先生的人说了类似的话。

80. 录像带播放后不久，黎巴嫩当局得到有关 Abu Adass 先生的大量背景信息，开始讯问其家人和相关者。这些信息显然大多来自 Sheikh Ahmed Abdel-Al，他属于 Al-Ahbash，该组织是一个在巴勒斯坦营地周围活动的伊斯兰组织，据报 Abu Adass 先生居住在这一带。Sheikh Abdel-Al 向委员会表示，Abu Adass 的录像带播放后不久，他接到来自总统府的一个电话，问 Abdel-Al 先生是否有关于 Abu Adass 先生的任何信息。据 Abdel-Al 先生所述，他得到了 Abu Adass 先生的背景信息，包括：住址、经常去 Ein al Helwa、属瓦哈比教派、受到良好教育、可能学过计算机、走访过 Abu Obeida（伊斯兰战士领导人的副手）。Sheikh Abdel-Al 还得到了 Abu Adass 先生的家人和朋友的姓名：他将这些信息传真给拉胡德总统、Ali Al-Hajj、Albert Karam、Jamea Jamea 和 Maher al Toufeily。据报，Sheikhh Abdel-Al 还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晚上见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情报官员 Jamea Jamea，提供了有关 Abu Adass 先生的信息。Jamea Jamea 随后将这些信息转给治安部队。

81. 治安部队在 Al-Ahbash 一名成员随同下前往 Abu Adass 先生家中，没收了一台计算机和一些光盘，内容主要是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性质。搜查报告指出，计算机上储存的文件大多是从因特网下载的，但没有迹象表明 Abu Adass 先生家中有因特网链接。爆炸后那几天，当局（包括治安部队和军方情报部门）大量询问了 Abu Adass 先生的许多朋友和亲属。但却找不到 Abu Adass 先生本人。在爆炸当天询问了 10 个人，在其后两个月期间询问了近 40 人。黎巴嫩方面的调查进一步表明，Abu Adass 先生曾在 2004 年夏天受雇于一家计算机商店，该店部分是属 Sheikh Ahmed Al-Sani 所有，他是 Ahmed Miqati 和 Ismail Al-Khatib 网络的成员。

82. Al-Sayyed 将军在 2005 年 2 月 17 日给 Mezher 法官的报告中作出结论道，录像带是真的，“录像带中的 Ahmad Abu Adass……显然肯定参与了刺杀”。这一结论的唯一依据如下：“他宣读声明的方式以及他不把脸遮盖起来便在镜头上亮相，这些都是自杀炸弹手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他在宣读声明时未把脸遮起来，这表明必定是他本人负责引爆炸弹”[与“半岛”电视台播放一盘声称对爆炸负责的录像带有关的事实资料，第 606/A’A 号，2005 年 2 月 17 日]。

澳大利亚方面的调查

83. 2005 年 2 月 15 日，总检察长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发出请求，要求逮捕涉嫌参与刺杀哈里里的 6 个人。负责此事的治安部队官员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向治安部队 Al-Hajj 将军通报了这 6 个人的情况。Al-Hajj 将军将此信息直接转给总检察长 Rabia Kaddoura 法官，后者与澳大利亚当局进行接触。澳大利亚方面的调查

结论是，这 6 个嫌犯未参与这一罪行。黎巴嫩方面负责调查工作的主管部门同意这一结论。

84. 记录显示，黎巴嫩当局是根据以下因素而对这 6 个人产生怀疑：

(a) 这 6 个人在爆炸发生后一个半小时从贝鲁特国际机场离境；

(b) 他们没有行李；

(c) 其中一人长得像 Abu Adass 先生，后者在一个声称对爆炸负责的极端组织的录像带中露过面。

85. 澳大利亚当局为协助黎巴嫩当局而作了大量调查。调查工作包括向机场发出警惕通知，询问这 6 人和这批人中的其他成员，拭取残留爆炸物（包括从他们的身上、飞机座椅和行李上取样），检查飞机是否有爆炸物。据报这 6 个被指为“嫌犯”者未带行李，但事实上他们是带了行李。6 个嫌犯中有 3 人经过了法医检查。

86. 澳大利亚的调查结果表明：(a) 这批人是去吉达，作为宗教朝圣的一部分；(b) 拭取的所有抽样中都未发现一般的有机或无机爆炸物或爆炸后残留物；(c) 澳大利亚在调查中询问的所有人都未参与、也不知道有任何其他方面参与了刺杀哈里里事件。

五. 委员会的调查

概览

87. 2005 年 6 月 16 日，秘书长宣布委员会开始运作。2005 年 6 月 16 日至 10 月 6 日公布了 244 份证人证词、293 份调查人员说明和 22 份嫌犯供词。进行了若干搜查，缴获 453 件犯罪现场证据。共编制了 16 711 页的文件。来自 17 个不同国家的 30 名调查人员以及外聘专家参与了委员会采取的调查措施。

88. 首先，必须强调影响委员会工作的时间因素。独立调委会是在实际罪行发生四个月后投入运作的，这意味着犯罪人及其同伙有足够的时间销毁证据和/或相互串通，能否传唤可能的证人的前景越来越渺茫，而且很难扭转以前的遗漏、疏忽、或故意丢失和销毁证据的问题。

89. 在秘书长宣布委员会开始运作后的第一个月，工作重点是让调查人员了解调查的现状，包括评估黎巴嫩当局采取的措施。大量的时间用在分析检察长交给委员会的材料上，而后根据以下主题的书面材料，约谈了关键证人以便澄清情况；

- 推演爆炸前哈里里先生的行动和行踪
- 黎巴嫩当局在犯罪现场和附近地区的调查结果以及开展活动的成果
- 篡改证据的情况

- 爆炸前现场修路状况
- 阿布·阿达斯线索
- 三菱牌康特面包车
- 收集和分析电话清单
- 收集和分析各方拥有者收集的、说明爆炸前后现场状况的闭路电视素材、录像和照片
- 财务交易的情况

90. 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出现了新的证人。设立了公众提供信息的热线，任何人都可向委员会陈述案情；采取这个措施后，又进行了若干新的约谈，并获得新的线索，有必要对此继续采取后续行动。

91. 汇编和整理文件以及证据十分费时，包括要维持并改进储存和记录证据的系统。证据包括数千页的文件和书面证词以及许多录像带和照片。因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有必要研究黎巴嫩刑事法和程序，以确保通过适当的程序进行搜查、逮捕、约见嫌犯并提出指控文件。黎巴嫩当局在这些事项上提供的协助非常值得称许。

92. 第二个月的特点是改变了调查方向和优先顺序，调查人员根据先前采取的措施和专家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追踪了新的线索，查找了新的证人。许多不同人员与委员会接触，为调查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委员会约见了黎巴嫩有关当局大量高级官员，以查明职能的分工、上下级关系、其涉案的程度和作出的决定（其中忽略了哪些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加强了委员会的支助基础，安装了新的软件程序，使得数据库更有利于工作。

93. 在第三个月，荷兰/英国/日本三国联合专家小组在现场本身、附近地区以及爆炸现场附近的海底进行了全面的犯罪现场勘察。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寻找犯罪现场的物证、重新组装爆炸所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查找三菱牌康特面包车。9 月完成了现场作业。

暗杀的策划

94. 尽管委员会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并进行了努力，但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有关暗杀哈里里先生的动机和理由的进展与线索，从而补充已有的线索。已有线索均归因于 2004 年下半年最后导致哈里里先生决定辞去总理职务的事态发展以及对黎巴嫩大选结果后果的预测。关于后者的重要指标事态包括：未来党开展了大规模的竞选运动；黎巴嫩当局在 2005 年 2 月对橄榄油事件的回应，其中分销商（在按照哈里里的命令分发免费橄榄油之时）被（黎巴嫩当局）逮捕[调查记录]；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选举的实际结果。与委员会接触的新证人由于

缺乏对黎巴嫩当局的信任，不愿意和当局有任何接触。他们说如果没有黎巴嫩当局的知情不报和叙利亚的批准，前总理的遇刺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95. 事实证明，爆炸时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情报部门的体制和组织、包括其报告程序对黎巴嫩的日常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方面一个好的例子是，从在黎巴嫩 Bologna 森林的叙利亚前情报点 Vabr 别墅收集到的文件以及 2004 年 7 月 19 日 9 时 45 分侦听到的加扎利将军与黎巴嫩一位重要官员之间的电话交谈，其节选如下：

> “加扎利：我知道现在打电话的时间太早，但我们必须让你了解情况。共和国总统今天早上告诉我说，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两个人，总理和他。他说事情不能再这样了。总理总是让他生气，我们也常常让总理闭嘴，冲他吼叫。总统明确地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
> （……）
>
> X：慢着点。现在你能否任命一个新的政府？
>
> 加扎利：能，我们可以任命。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任命布特罗斯•哈布。
>
> （……）
>
> 加扎利：让我告诉你一件事。20 日让 Solidere 和 Koraytem 的工人们走上街头。
>
> X：让我们再详谈一下。悠着点儿，我必须顾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最佳利益。
>
> 加扎利：我们热切关心叙利亚的最佳利益，但我现在谈的是拉菲克•哈里里的问题。
>
> X：那么，就这么决定了。
>
> 加扎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只要我们和哈里里谈话，我们都得奉承他，而且他并不总是作出答复。
>
> X：让他见鬼去吧。我凭什么在意他？
>
> 加扎利：那我凭什么在意他呢？总统都忍受不了他了，为什么我就得忍？
>
> X：好，让他腐烂在地狱吧……
>
> (……)

加扎利：不，让他成为笑柄，成为千夫所指的、毁灭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负债累累的人。让 Solidere 和 Koraytem 的民众走上街头；让这种现象持续到他不得不像狗一样辞职为止。

X：能不能采取另一种选择：我给他发一条短信：辞职吧！该死的家伙。

加扎利：不行，不要给他发出短信，否则他就会说“他们强迫我辞职”。让街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否则他就会利用这一点作为与其美国和法国主子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X：那么我们就让街头决定一切了？

加扎利：这样更好。

X：让我们努力吧！

96. 一位叙利亚籍、但住在黎巴嫩的证人声称曾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情报部门工作过，他说大约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559（2004）号决议两个星期之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高级官员决定暗杀哈里里。他说一位黎巴嫩安全官员数次前往叙利亚策划这一罪行。在大马士革美丽殿酒店与人进行了一次会晤，并在总统府和一位叙利亚高级安全官员办公室举行了数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暗杀前大约 7 到 10 天的某时在同一个叙利亚高级安全官员家中举行的，并包括另一位叙利亚高级安全官员。该名证人与叙利亚驻黎巴嫩的高级官员有密切接触。

97. 2005 年 1 月初，一位高级官员向该证人说拉菲克·哈里里对于叙利亚而言是个大难题。大约一个月后，该官员告诉该名证人，不久将发生一场改写黎巴嫩历史的“地震”。

98. 该名证人到过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几个军事基地。在其中一个叫哈曼娜的基地，他看见一辆平板上罩着篷布的白色三菱牌面包车。2005 年 2 月 11、12 和 13 日，他都看到了这部车。2005 年 2 月 14 日晨，该车离开哈曼娜军事基地。这辆后来被用作运送炸弹的三菱牌康特面包车于 2005 年 1 月 21 日 13 时 20 分经贝卡边境一条军用“热线”公路从叙利亚进入黎巴嫩。开车之人为叙利亚第十陆军师的一名上校军官。

99. 2005 年 2 月 13 日，该名证人开车带一名叙利亚军官前往贝鲁特圣乔治地区进行侦查，后来才理解他到了发生暗杀事件的地方。

100. 关于阿布·阿达斯先生，该证人说此人在罪行中并没有担任任何角色，他只是个幌子。此人被拘禁在叙利亚，在枪口威逼之下作了录像记录。后来被人杀死在叙利亚。2005 年 2 月 14 日晨，该录像带被送到贝鲁特，交给赛义德将军。一名有犯罪前科的平民以及一名来自安全总署的军官承担的任务是把录像带放在哈姆拉某个地方，然后给 Al-Jazeera 电视台记者 Ghassan Ben Jeddo 打电话。

101. 据该证人说，赛义德将军与穆斯塔法·哈姆丹将军、雷蒙·阿扎尔将军密切合作筹备了杀害哈里里先生的行动。赛义德还与哈姆丹将军（除其他外，还有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在黎巴嫩的手下）协调。哈姆丹将军和阿扎尔将军提供了后勤支助，包括资金、电话、汽车、步话机、电子呼叫机、武器、身份证等等。事先知道这一罪行的人除其他外，还有纳赛尔·坎迪勒和阿里·哈吉将军。

102. 在暗杀行动前 15 分钟，该名证人就在圣乔治地区附近。他接到一名叙利亚高级军官的电话，问他所处地点。在他回答后，被告知要立即离开该地区。

103. 另一位与委员会接触的证人说，他在 2004 年 10 月中旬与哈姆丹将军会面。哈姆丹将军对哈里里先生的看法非常负面，指控他亲以色列。哈姆丹将军在谈话结束时说，“我们要送他上路，再见了，哈里里。”暗杀发生后，有人强烈提醒该名证人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这次谈话的内容。

104. 另一名后来成为嫌犯的“证人”，Zuhir Ibn Mohamed Said Saddik 向委员会详细说明犯罪情况，尤其是谋划阶段的情况。下文第 105 至 110 段是 Saddik 先生谈话的要点。

105. Saddik 先生的声明引起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份他说是由 Nasser Kandil 草拟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哈里里先生和 Marwan Hamadeh 在 Sardinia 有一次会晤。在该报告最后，Kandil 先生指出，应作出一项决定，把哈里里先生除去。Kandil 先生的任务是计划和执行一项运动，破坏哈里里先生在宗教和媒体上的名誉。黎巴嫩的复兴党决定，它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除去哈里里先生并把他孤立起来，因为拉胡德总统试图把他赶出政治舞台的努力失败了。

106. Saddik 先生指出，暗杀哈里里先生的决定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作出的，之后，被指定来拟定计划并为执行暗杀行动铺路的黎巴嫩和叙利亚高级官员在黎巴嫩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些会议从 2004 年 7 月间开始一直持续到 2004 年 12 月。据称，有七名叙利亚官员和四名黎巴嫩官员参与了这项阴谋。

107. 拟定计划的会议是在 Saddik 先生在 Khaldeh 的公寓里开始的，后来转移到一间坐落在贝鲁特 Al-Dahiyye 区的公寓里。这些人员为了计划和执行这次暗杀，曾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伪装在 St.George 旅馆一带出现。

108. Saddik 先生还提供了关于三菱汽车本身的资料，并指出，最终指定的司机是一名伊拉克人，他们让他以为目标是伊拉克总理伊亚德·阿拉维（他在暗杀发生之前刚好在贝鲁特）。

109. Saddik 先生得知，使用了梯恩梯和某些特别的炸药以便使人们怀疑是极端的伊斯兰集团干的，而这类炸药只有在伊拉克的行动中使用过。

110. Saddik 先生和 Abdel-Kareem Abbas 到过在 Zabadane 的一个营地。Saddik 先生声称曾在这个营地看到过三菱 Canter 面包车：机械人员正在装修那部汽车，

搬开车两边的装置。三菱车两边的板子和车门都被加宽了并装满了炸药，在驾驶座的下面也放了炸药。在那个营地里，他还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在 2005 年 2 月 14 在电视看到了录像后他能认出那个人是 Abu Adass 先生。

111. 在 2005 年 8 月 30 日，委员会发了一封正式的信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其中提出了有关 Zabadane 营地的问题。答复是在纽约亲手交给专员的，证实那个营地确实存在，但否认那里除了青少年教育活动外曾被用来从事过任何其它目的的工作。但是，根据委员会得到的其他资料，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在 2005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期间，在那个营地里曾发生过设法改变该房地内的特征和业务的活动。卫星图片也显示出那个地区内有高的墙和瞭望塔。

112. 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于 2005 年 9 月 26 日会晤了 Saddik 先生。在 9 月 27 日，Saddik 先生在一份手写的文件中承认，他参与了谋杀前的最后计划阶段（2005 年 1 月和 2 月），他在 2 月 14 日全天为若干上述嫌疑人员担任司机。

113. 因此，在 2005 年 10 月 13 日，黎巴嫩检察总长在委员会的建议下，发出了 Saddik 先生的逮捕令，并于 10 月 16 日逮捕了 Saddik 先生。

114. 在目前的调查阶段，Saddik 先生提供的若干资料还未能通过其他证据得到证实。

115. Saddik 先生的妻子证实，在 2004 年 7 月到 12 月期间，他的丈夫曾经有几次在他们在 Khaldeh 的家里和在其他地点同大批人员会面。他不要她在场，因为这些人不希望被认出来。她还证实，Dhafer Al-Yussef 曾同三个她不认识的人到过他们家。

116. Saddik 先生承认自己同这次暗杀事件有牵连并最终因此被捕，这一事实增加了他的可信性。

117. 其他的证人告诉委员会，在暗杀哈里里先生的前一天，哈里里先生的前贴身保卫队队长（Yehya Al-Arab，别名 Abu Tereq）曾会晤了 Ghazali 将军。看来，那次会晤把 Al-Arab 吓坏了。他没有象往常那样立即向哈里里先生进行汇报，而是回到了他的家，关掉他的电话，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Ghazadi 将军对那次会晤的说法与其他证人提供给委员会的信息并不相符。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118. 关于该罪行的计划阶段方面我们还应铭记着若干其他因素，即治安部队以哈里里先生为目标的监视措施和军事情报处对哈里里先生的电话的监听活动（见“监听哈里里先生的电话”一节）。

119. Al-Hajj 将军被任命为国内治安部队主管之后首先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减少了哈里里先生周围的国家治安人员的人数，从 40 人减少到了 2004 年 11 月时的 8 名。提出的理由是黎巴嫩总统和总理的一封信，其中指出黎巴嫩的法

律应适用于所有阶层、所有事项。根据一项法令（1993 年第 3509 号），哈里里类别的人应有八名警卫人员。委员会尚未能证实是否有任何其他人受到同一法令的影响。

120. 在爆炸前贝鲁特 Minae Al-Hosn 街上的活动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调查，从那些调查中可能可以得到计划阶段的一些细节情况，并从而找到犯案人员的线索。

121. 调查显示，为组织监视和暗杀哈里里先生的行动，使用了八个电话号码和 10 支手机。这些电话线路是 2005 年 1 月 4 日在黎巴嫩北部，在 Terbol 和 Menyeh 之间开通的。这些电话线路用来在某些个别日子上监视哈里里先生的生活习惯，主要是在贝鲁特市一带的生活习惯的。

122. 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从议会广场到 St.George 旅馆和沿着 Zqaq el Blat 和 Al Bachoura 轴线一带使用了六支电话。电话是在 11:00 时打的。它们覆盖了从议会到 Kuraytem 宫的所有路线。他们利用设在议会里的电话于 12:53 时哈里里的车队离开 Nejmeh 广场时向其他电话打了四通电话。在 12:56 时爆炸发生之后这些电话就没有再被使用过。从 2005 年 1 月初到 2 月 14 日这整段时间里，这些电话都只用来彼此通话。

123.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包括前面提到的 2004 年 8 月 26 日的对话，我们认为不太可能有一个第三方能在爆炸前的一个多月里，在黎巴嫩主管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哈里里先生采取监视和监控措施，并保持必要的资源、后勤支助和能力，开展、计划和进行这样规模的犯罪行动。这些活动包括取得、处理和保持大量高度侵袭性炸药、一辆失窃的三菱 Canter 面包车、招募相关的人力资源，和维持一个开展必要准备工作的基地。

结论

124. 人们或许有理由相信，暗杀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决定不可能是在没有得到叙利亚最高级治安官员的批准下做出的，进一步的组织工作不可能是在没有他们在黎巴嫩治安部门内的相对应人员的合作下展开的。

监听哈里里的电话

125. 根据一名证人，治安部队人员在 2005 年 1 月底和 2 月初接到了对哈里里先生进行监视的命令。委员会的调查当中没有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资料。

126. Ghassan Tufayli 上校是黎巴嫩军事情报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包括从事电信，包括监听方面的工作。该部门对政治人物、军事人物和可疑人物进行监听。他的上司是军事情报处处长 Raymond Azar 将军。Tufayli 上校从他的上司那里接到的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命令。若干重要的人物，例如前总统、总理

和议员被长期监听。虽然哈里里先生在 2005 年初已经不再是总理，他仍然是黎巴嫩和中东的一个重要政治和经济人物。因此，他被长期监听。技术部门对人们的谈话进行监控并保持记录。黎巴嫩的 Sûreté générale 的人员向 Tufayli 的军事部队提供支助。每天向 Azar 将军和向陆军主管 Michel Suleyman 将军提交监视报告。黎巴嫩 Sûreté générale 主管 Jamil Al-Sayyed 也会得到监控的结果。根据 Tufayli 上校的声明，Azar 将军会把监视报告提交给黎巴嫩总统和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 Ghazali 将军。

127. Tufayli 上校提到，共和国卫队也有一个内部监听部门。

结论

128. 通过对哈里里先生电话的不断监听，叙利亚和黎巴嫩治安和情报部门随时都能知道他的行动和他与人接触的情况。

道路工程

129. 委员会还调查了在暗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St.George 旅馆前面的道路上是否在进行挖掘工程。曾有人指出，在暗杀前不久，St.George 旅馆前面的曾有过不寻常的道路工程——包括铺设线路和打开检修孔，这意味着，参与暗杀的人可能有机会在路面之下安装炸弹和遥控炸弹装置，从而引发爆炸。

130. 市政府的记录显示，犯罪现场一带最后发给的许可证是 2005 年 1 月发出的。例如，从 2005 年 1 月 3 日到 8 日，贝鲁特水务局得到了在 St.George 旅馆一带主要街道上挖水管的许可证。Ogero 电信公司得到了从 2005 年 1 月 13 日到 20 日期间安装通讯电缆的许可证。但是，有些证人指出，事实上在更接近爆炸的前几天，包括在前一天晚上，St.George 旅馆前面的道路上都有工程在进行。例如，一名出租车司机报告称，他于 2005 年 2 月 12 日大约 06:15 时在 Phoenicia 旅馆前放下了两名乘客。当他左转开上 Minae Al-Hosn 时，他发现 St.George 旅馆前面对着 HSBC 银行的道路是封闭的，正在进行某些道路工程，包括打开了 St.George 旅馆前面的两个检修孔，有一些工人和军事人员在那里。另一个证人，一名小艇船坞的工作人员指出，虽然在小艇船坞那里已经开始了安装电话线路的工程，但它们还没有开始使用因为它们还没有同外部的线路接通，电缆也还没有同电视机和计算机接上。另一个人指出，在暗杀前一天的星期天下午，他和他的妻子到了爆炸地点附近，他们看到三个人正在街当中工作，他们把一个看上去象是一块板子的东西降到 St.George 旅馆附近地上的一个孔里，还看到两条大约半英寸直径的黑色电缆从那个洞一直延伸到 St.George 旅馆。但另一方面，其他一些证人则很确定，在爆炸之前的几天里那一带并没有道路工程在进行。

结论

131. 在 St.George 旅馆前面是否有挖掘工程在进行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委员会除了某些证人提出的尚未得到独立证实的回忆外无法提出更好的解答。不过，市政府的记录确实表明，在接近犯罪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进行得到市政府许可的挖掘工程。

实施爆炸

132. 一家汇丰银行分行距离爆炸现场很近。这家银行有自己的闭路电视安全系统，录像显示就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哈里里的车队从这里经过。但是录像没有记录到爆炸现场的情况。经过仔细观察，录像显示一辆白色三菱坎特货车在哈里里车队之前不久进入爆炸现场。

133. 从录像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辆三菱坎特货车的行驶速度比同一条车道上其他车辆的速度要慢 6 倍。经过对时间序列的分析显示，在摄像机能够看到的大约 50 米的地方，正常的车辆大约需要 3-4 秒钟，一辆普通的大卡车走这段距离就也需要 5-6 秒钟，而这辆三菱坎特货车却用了 22 秒钟。它比哈里里车队早 1 分 49 秒进入该地区。

134. 从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取样和进一步的法医鉴定一致确定这是一辆三菱坎特货车。通过对在犯罪现场收集和找到的发动机杠进行检查,人们发现这台发动机来自 2004 年 10 月 12 日在日本相模原市失窃的一辆三菱牌轿车。

135. 委员会与哈里里车队、现场和附近地区证人、以及邻近商家、雇员、供应商和犯罪现场附近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谈话。

136. 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 2005 年 2 月 14 日 Minae Al-Hosn 街或附近地区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137. 委员会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哈里里先生从议会开会回来返回 Kuraytem 宫时途经 Maritime 路，这个情况外人怎么会知道?

138. 人所共知，哈里里先生当天上午出席议会选举前会议。人们也知道，会后他将返回 Kuraytem 宫，因为他邀请了 20 多人前往 Kuraytem 宫共进午餐。

139. 从 Nejmeh 广场返回 Kuraytem 宫可以有三种路线选择。走 Maritime 路的决定是在出发前做出的,是哈里里先生私人警卫中的高级警官决定后通知给先导车的。但是上午似乎就已预计，如果车队能够在 14 时以前返回，他们可能就会选择Maritime路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线。车队离开Nejmeh 广场，沿着 Ahdab 大街和 Foch 街行驶。由于交通问题，车队在 Foch 街和 Seaport 街交口处担搁了几分钟。车队在上面提到的交口处向左转弯，然后拐向 Maritime 路，向 Ain Mreisa 和 St.George 旅馆方向前进。

140. 车队由 6 辆车组成。第一辆车是丰田越野汽车，里面有治安部队的 4 名安全干事，第 2 辆是奔驰 500 S，里面乘坐的是哈里里的 3 名私人警卫。第三辆车是由哈里里先生驾驶的装甲奔驰车，Fleyhan 先生当时也在车里。第四和第五辆车是奔驰 500 S，分别由哈里里先生的私人警卫驾驶，分别在第三辆车的两侧。最后一辆车是雪佛兰车，车上装备完善，俨然一辆救护车，里面有哈里里的 3 名工作人员，其中两人是辅助医务人员。第二辆、第四辆和第五辆车都配备有干扰设备，这些设备都在工作状态而且运转正常。

141. 12 时 56 分，当车队经过 Minae Al-Hosn 大街 St.George 旅馆时发生巨大爆炸，哈里里先生和 21 人死亡。此外，220 多人受伤，附近建筑物受到破坏，车辆损失尤为严重。哈里里先生被送往美国大学医院。在那里他的身份被确定，死亡原因为脑部受伤导致心脏停止跳动。

142. 有一辆 Opel 车从 Nejmeh 广场一直到 Foch 街与 Seaport 街交口处都在跟踪车队，但这辆车子尚未找到。应当指出，由于车队在 T 交口处被堵了一会儿，后来车队在单行线上逆行从 Nejmeh 广场驶向 Foch 街，Opel 车一直在后面跟踪。委员会始终无法解释车队在 T 交口处遇堵担搁的原因。

143. 菲茨杰拉德报告(S/2005/203)的结论是，在爆炸发生前三个月里，哈里里先生曾六次经过 Maritime 路，但应当注意到，在同一期间，他在贝鲁特地区公开露面不超过 10 次。

144. 委员会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明哈里里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有同谋泄露消息。但是，委员会认定，至少在爆炸发生前一个月里，哈里里先生就一直受到策划这一罪行者的监视(见上面题为“哈里里先生的电话遭窃听”一节)。

145. 黎巴嫩当局最初采取的措施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在最初对第一犯罪现场进行侦查时不少证据被破坏，不利于查明爆炸物类型。最初收集到的残留物样品经“分项”检测也只是证明是爆炸物。检验结果显示这是三硝基甲苯(梯恩梯)，但没有对取来的样品进行法医实验室检查。这一情况妨碍了调查工作，因为无法找到爆炸物的来源，而只要找到爆炸物的来源就有可能追踪到肇事者。

146. 此外，除了汇丰银行安全系统的闭路电视外，没有查封该地区其他闭路电视安全系统。这属于玩忽职守，结果造成重要证据丢失。

结论

147. 可以断定，哈里里“核心集团”以外的人是很难预测到 2005 年 2 月 14 日车队行驶路线的。从汇丰银行闭路电视安全系统上看到的三菱坎特货车应当是装载爆炸物的车辆。黎巴嫩当局的重大过失是在爆炸发生后没有立即采取适当调查措施和对犯罪现场进行大规模的专业检查，结果很难破解爆炸事件中的一些重要

关键问题，例如所用爆炸物的类型，也许可能还丢失了其他重要证据，例如重要的闭路电视录像带。

使用预付费电话卡

148. 国内治安部队和军事情报处的调查发现了 6 张预先付费的电话卡，电话记录显示它们对策划暗杀事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5 年 2 月 14 日，从大约 11 时开始，手机位置的电话记录显示，使用这 6 张电话卡的人分布在 Nejmeh 广场到 St. George 旅馆一带，大约在几条街的范围内，他们相互之间通话无数次，但是只是在他们之间。电话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够把从议会到 Kuraytem 宫的所有路线都覆盖在内，也就是说手机记录显示这些电话所处的位置包括哈里里当天可能经过的任何路线。其中一个手机位于议会附近，在 12 时 53 分时与其他人通话 4 次，当时哈里里先生的车队刚刚离开 Nejmeh 广场。电话在 2 月 14 日 12 时 53 分，也就是爆炸发生前几分钟突然停止使用。自那时以来所有的电话线路都没有再用过。

149.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 6 条线路与其他两条线路都是在 2005 年 1 月 4 日呼叫号码 1465 号开台以后才启用的。它们是在黎巴嫩北部 Terbol 和 Menyeh 之间同一个地点同时开启的。由于最早是在 2005 年 1 月初第一次启用的，这些线路只是互相通话。从这段时间开始一直到发生暗杀，它们的位置与哈里里先生的行动一直存在着某种关联。这表明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线路可能都是用来跟踪他的行踪的。

150. 委员会与黎巴嫩当局合作，继续调查这些电话的情况。6 张预付费电话卡和另外 4 张电话卡来自于贝鲁特的 Powergroup 公司，据报道这是一家与 Sheikh Ahmad Abdel-Al 关系密切的 Al-Ahbash 组织活跃成员拥有的商店。根据公司记录，一些线路分配给位于的黎波里的分店。的黎波里商店的一名雇员报告说，2004 年 12 月 30 日，他接到 Raed Fakhreddin 的电话。Raed Fakhreddin 是的黎波里另一家手机店的店主，是 Tarek Ismat Fakhreddin 的侄子。Tarek Ismat Fakhreddin 是著名商人，也是黎巴嫩前总理奥马尔•卡拉米的顾问。据报道，Raed Fakhreddin 要购买 10 张预付费电话卡，而且要的很急。的黎波里商店的雇员说，询问此事本身就不同寻常，因为 Fakhreddin 先生通常不需要从的黎波里的商店购买电话卡，而且一般来说他与的黎波里的商店除了手机采购外也没有什么其他商业往来。但是这 10 张电话卡覆盖了这些特殊线路。而且 Fakhreddin 先生还派专人从的黎波里的商店来提取电话卡。这个专差告诉委员会，他在的黎波里商店支付了 700 美元现金购买这 10 张电话卡，然后把它们交付给 Fakhreddin 先生。按照法律规定，购买 10 条手机线路应当填写表格，但是当天也没有办，只是在 2005 年 1 月 12 日,也就是购买电话卡两个星期之后才填写的。Fakhreddin 先生提供的购买电话卡所需的辅助性身份证件证明也都是假的。2005 年 9 月 14 日，治安部队逮捕了 Fakhreddin 先生以及其他参与转让和出售电话卡的人。委员会随后把

Fakhreddin 先生作为嫌疑人进行询问。在询问中，他承认购买了这些电话线路，但对其中 6 条线涉及哈里里谋杀案一事表示毫不知情。

151. 有 10 个手机与这 10 张电话卡有关，经查询发现其中 5 个出自的黎波里的一家商店。

结论

152. 从寻找暗杀凶手这个角度来看，对预付费的电话卡进行调查是调查中最重要的线索。这条线索必须彻查下去。

干扰装置

153. 哈里里的车队中有三辆车配备有干扰装置，用于干扰遥控简易爆炸装置的信号。

154. 委员会从一个消息来源得知，一位深得哈里里先生信任的随从在爆炸发生前曾经摆弄过干扰装置，但是这个情况未能得到证实。的确，所有现有证据都表明，在暗杀发生时，这些干扰装置工作状态正常。负责管理干扰装置的人员报告说，他们每三个月都会对干扰装置进行仔细检查，最后一次检查的时间为 2005 年 1 月初，当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此外，哈里里先生的一位警卫人员在爆炸发生前两天还做过检查，据说干扰装置工作状态良好。在 3 个干扰装置中，有一个被完全炸毁，另一个被烧坏但是后来也找到了，现在作为证据保留，第三个仍可使用，经过测试发现还能正常工作。此外，荷兰法医爆炸专家对这两个装置进行了检查，他们的报告认为，两个存留下来的装置进一步证明没有被损坏的干扰装置始终能够工作。最后，电信公司 MTC Touch 和 ALFA 均报告说，2 月 14 日从 12 时到 13 时期间，它们的网络在 Place de l'Etoile 和 St.George Hotel 之间的地区不能工作。委员会调查员与 MTC Touch 和 ALFA 合作，对 2005 年 8 月 19 日的情景进行了重组再现，他们找到三辆与哈里里先生车队相似的车辆，车上配备了相似的干扰装置，他们沿着车队从 Place de l'Etoile 到 St.George Hotel 的路线行驶，再现当时的情景。结果出现了与 2 月 14 日相似的情况，通信暂时中断，这就是说该地区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这个地区的电信状况。这样就可以假设，在三个干扰装置中至少有一个在爆炸发生时是正常工作的。

155. 尽管至少有一个干扰装置可以工作，但调查显示仍然有办法压住、避开、躲避干扰装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其中包括自杀式炸弹杀手；利用这些干扰装置的不同频率进行无线爆炸；使用干扰装置进行无限爆炸；利用 Thuraya 卫星电话进行无线引爆(Thuraya 是黎巴嫩领土上唯一一家能够接通卫星的电话公司)；利用三硝基甲苯电缆线进行有线爆炸；或利用另一种装置电缆作为连接线进行有线爆炸。根据迄今为止进行的调查，荷兰法医专家对犯罪现场进行的检查显示有可能是自杀炸弹手进行的爆炸。但委员会认为其他可能性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以确定这些可能性本身是否成立，还是必须要与另一个自杀炸弹手合作完成。

结论

156. 里里车队中的干扰装置在 2 月 14 日爆炸发生时似乎能正常工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才能说明简易爆炸装置是如何启动的。

贝鲁特市中心的电信干扰情况

157. 委员会得到情报说，2005 年 2 月 14 日 9 时至 14 时期间，Riad Solh 地区，包括罪犯现场地区的通信天线曾有一段时间受到干扰。与电信部合作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电信公司 MTC Touch 提供的资料确认了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犯罪现场地区手机不能使用这个特定的天线，因此被转移使用其他天线。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能肯定 MTC Touch 内部没有人操纵的证据，尽管内部有人做手脚的情况仍不能完全排除。另外还有这种可能性，外界人士、犯罪组织、公司或当局也有可能有能力进行这种干扰，例如利用可移动的装置。此外，干扰与暗杀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的问题也无法排除。

结论

158. 暗杀罪行发生时，犯罪现场的通信天线的确受到干扰。必须对这个线索进行彻底调查。

犯罪现场

159. 直至成立委员会，黎巴嫩当局尚未对犯罪现场进行彻底调查。由于这是任何刑事调查的基础，委员会认为需要寻求联合国会员国的协助，借调专家以确定爆炸是否在地面或地下发生等情况。

德国法医小组

160. 2005 年 7 月 6 日，由四名法医专家组成的德国法医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最重要段落节选所得出的结论如下：

> 瑞士专家组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可充分得到支持。从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三菱 Canter 卡车零件分布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该车辆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被用来运输炸弹。
>
> 经评估所有事实和估计之后，地面爆炸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我们暂定是地面爆炸，炸药的当量大约必须为 1 000 公斤。所使用的炸药威力很大。从弹坑墙壁取来的样本表明采用了三硝基甲苯。但这项结果并非是联合国黎巴嫩实况调查团专家在场的情况下获得，因此必须被视为是初步结果，而非是最终确认结果。在事故现场工作期间，我们无法发现任何所采用引爆装置的迹象。

荷兰法医小组

161. 在 2005 年 8 月 12 日至 9 月 25 日期间，荷兰法医小组检查了主要犯罪现场和周边有关地区。该小组由 7 名调查爆炸后情况的专家组成。法医调查爆炸现场旨在寻找到实物证据，以便重建造成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在事件发生大约半年之后检查犯罪现场是不常见的做法。此外，已经知道犯罪现场多次受到破坏。这严重削弱可以从寻找到物证的地方得出结论的力度。绝对无法排除犯罪现场的物品已被人窜改，或被人故意放在那里。尽管如此，小组认为需要对犯罪现场进行全面搜查，主要因为犯罪现场一些地方很可能尚未受到污染，例如 Byblos 和 St.George 旅馆的上面几层地板。根据国内治安部队所述，2005 年 2 月 15 日，犯罪现场地区被封锁，而且自那天以来每日 24 小时设有警卫。

162. 荷兰法医小组在调查犯罪现场时得到许多人的协助，如国内治安部队法医警官、一个英国潜水员小组、一名法国爆炸专家、一名北爱尔兰法医科学家、一名德国擅长干扰装置的电气工程师、一个日本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小组，一名德国汽车专家，一名荷兰汽车专家和几名黎巴嫩专家。

163. 现已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犯罪现场调查结果的统一和全面的报告。该报告共有 87 页，包含四个主要结论：

(a) *高强度炸药的爆炸*。建筑、车辆、周围的电线杆及爆炸现场其他物体受损害程度表明，在 Minae Al-Hosn 街道的 St.George 旅馆主要入口处前方左侧引爆一个当量很高的爆炸物。该爆炸使得在爆炸中心 20 至 30 米距离之内的许多车辆着火。从损害的格局来看，显然是一个当量很高的爆炸物引起的爆炸。

(b) *三菱 Canter 车辆*。从已发现的实物证据、黎巴嫩法医专家鉴定的遗体，汇丰银行保安录像带和停在路边车辆损坏的程度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辆载有简易爆炸装置的三菱 Canter 厢型车在哈里里六辆汽车车队经过时引爆。这辆三菱 Canter 厢型车的引擎号码在犯罪现场的残块中发现。通过该引擎号码，已找到车辆登记号码和生产日期。

除了装有简易爆炸装置的三菱 Canter 汽车零件之外，在残块中没有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的任何组件的剩余部分。由于爆炸物和炸药当量之大，这种情况并非出乎预料之外。已发现一些受损的电路零件，可能与引爆机制有关。然而，这些线路板首先应由电子专家检查，他们可能会说明这些电路板的用途。

(c) *车队车辆和炸弹车辆的地点*。当爆炸物引爆时，三菱 Canter 几乎与在 St.George 旅馆前人行道边上停靠的其他车辆停在一起，该车辆面向西边。从最有可能直接停靠在三菱前的红色福特牌汽车遭受爆炸冲力的方向来判断，该车辆可能没有与其他车辆完全停在一条线上。这辆红色福特汽车左后方遭受最严重损坏，这意味着三菱汽车不可能与红色福特汽车完全停靠在一条线上。

在六辆车队汽车中，当简易爆炸装置引爆时，车号为 404 的黑色奔驰汽车最接近爆炸中心。爆炸对该车辆产生冲力的方向来自右边，这意味着该爆炸物很可能位于三菱汽车边上。从损坏的格局来看，可以指出，当爆炸发生时，401、402、403 号汽车（哈里里和弗莱汉坐在最后一辆车里）刚经过三菱汽车。405 和 406 号汽车右边损坏最为严重，这意味着在引爆时这些车辆尚未经过三菱车辆。

(d) 简易爆炸装置引爆机制。从本报告所介绍的实物证据，并从发现了不明身份者的一小块遗体，而没有任何诸如大腿、脚或下手臂的事实来看，简易爆炸装置引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通过自杀炸弹手。另一个较有可能的情况是通过遥控装置。然而，没有从犯罪现场找到任何这种装置残余物。

英国法医小组

164. 2005 年 9 月 5 日，英国法医小组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英国小组由七名专家组成。该小组旨在爆炸现场附近海底和游艇停泊港进行海底搜查。在执行任务期间，英国小组得到黎巴嫩民防消防和救援小组潜水员的协助。在水下搜查期间，找到 40 个物品，其中绝大部分为汽车零部件。

日本法医小组

165. 2005 年 9 月 27 日，日本小组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该小组由三名法医专家和一名口译员组成。该小组旨在鉴定三菱 Canter 厢型车。

166. 日本专家检查了从犯罪现场收集的所有证据，并挑选出 69 件可能属于三菱 Canter 的零件。在这 69 件证据中，日本三菱扶桑株式会社确认其中 44 件为 Canter 的零件。

167. 最后确定了这辆三菱 Canter 厢型车身份。该车辆是于 2004 年 10 月 12 日在日本相模原市被偷。

北爱尔兰和法国简易爆炸装置的专家

168. 这些专家同意荷兰法医小组报告的意见和结论。

结论

169. 杀害哈里里先生及其他 22 人的爆炸发生在地面。为此，使用了不少于 1 000 公斤的军用炸药。

犯罪之后：分析和评价

170. 委员会已采取大量措施测绘在爆炸以及其他事件之前哈里里先生及其所在的地方和所做的事情，以便确定犯罪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171. 与哈里里亲戚、工作人员、朋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同事进行访谈。所有这些努力均表明，哈里里先生有可能从总理职位下台。

172. 该情况更进一步看出哈里里先生与拉胡德总统和叙利亚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还从以下各方面得出证据：2004 年 7 月 19 日加扎利将军与黎巴嫩一名高级官员之间的电话谈话；2004 年 8 月 26 日阿萨德总统与哈里里先生的谈话；2004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Yehya Al-Arab、Wissam El-Hassan 和 Salim Diab 告诉哈里里先生，由于政治紧张局势，应加强他身边的安全措施，哈里里先生的答复是，“他们不敢碰我”；2005 年 2 月 13 日加扎利将军与 Yehya Al-Arab 会谈；以及 2005 年 2 月期间黎巴嫩当局对分发橄榄油所作出的反应。

173. 采访了黎巴嫩有关当局所有主要机构，以及它们参与调查初步措施的专家。最初的调查均表明，没有任何人声称他们有任何迹象表明哈里里先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可能威胁其生命。委员会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的努力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 2004 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哈里里先生身边的安全曾出现一些警告信号，尤其是考虑到原先在黎巴嫩通过炸弹对个人进行攻击的经历。

174. 2005 年 8 月 30 日，根据黎巴嫩检察长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发出的逮捕令，黎巴嫩当局逮捕和拘留黎巴嫩安全和情报系统的四名高级官员，这些建议表明有充分的根据逮捕和拘留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谋杀拉菲克·哈里里案件中有预谋地犯了谋杀罪。被逮捕的这些人是：原黎巴嫩安全局局长 Jamil Al-Sayyed 将军；原国内治安部队总司令 Ali Al-Hajj 将军；原军队情报头目 Raymond Azar 将军；以及共和国卫队指挥官 Mustapha Hamdan 将军。

175. 委员会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这四人进行访谈。他们每个人均继续否认参与计划或执行对哈里里的谋杀，也否认预先知道有这种阴谋或否认采取或命令采取任何旨在阻挠后来调查的行动。

176. 一如任何调查，委员会以犯罪受害者、犯罪现场和证人为起点。此外，委员会也着重以下 5 个小宗调查。

1. Ahmad Abu adass

177. 委员会对 Abu Adass 的线索进行调查，注重设法确定 Abu Adass 先生的行踪并评价 Abu Adass 先生是否可能真的是他被指称的自杀炸弹手。

178. Abu Adass 先生的父亲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接受黎巴嫩当局的约谈，但他在被传唤接受调查法官调查后不久于 2005 年 3 月 7 日逝世，因此委员会无法与他约谈。

179. Abu Adass 先生的母亲 Nehad Moussa 于 2005 年 7 月 7 日接受委员会约谈，之前曾由黎巴嫩当局四度约谈，第一次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她与 Abu Adass 先生的父亲 Tayssir 被非法拘留 10 天。她说她向黎巴嫩当局申述如下：Abu Adass 先生于 2005 年 1 月 16 日失踪，自此毫无音讯，据她说，Abu Adass 先生曾在 2005 年 1 月初向她解释说，他曾经遇见一个她只知道名叫 Mohammed 的人，这个人想要从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而 Abu Adass 先生正在帮助她。Abu Adass 先生报告说，Mohammed 看来很富有，而且偶然会不见踪影一个星期左右。有一次不见踪影后在 200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Mohammed 打电话到他们家，他告诉 Abu Adass 先生说他会在第二天早上前来接他，给他一个惊喜。Abu Adass 先生于 2005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与 Mohammed 离去，并答应他的母亲只会离去几个小时，因为她要求他留在家里帮忙清洗一张大地毯。但 Abu Adass 先生一直没有回来。星期一早上，Abu Adass 先生的母亲接到一个人的电话，叫她不要担心 Abu Adass，他在的黎波里，因为他们的车子坏了，要等待修理。Moussa 知道这个人就是两天前跟她通过电话的人。她要求与儿子讲话，但那个人说她的儿子在一间没有电话的房子，打电话者则在修车店，来话方告诉 Moussa 女士说，她的儿子会及时回来帮忙清洗地毯，同日晚上 9 时左右，她接听称为“Mohammed”的人打来的另一通电话，说他们并没有发生意外，车子也没有坏。来话方还说 Abu Adass 想要到以色列，不回家了。Moussa 表示惊讶并说 Abu Adass 先生以前从未提到有这样的兴趣时，来话方说他会设法告诉她 Abu Adass 先生的电话号码让她说服他改变主意，来话方挂线，从此不再打电话来，这个家庭在 2005 年 1 月 19 日正式向国内治安部队报备失踪。

180. 在与委员会的后续约谈中，Moussa 女士还说，Abu Adass 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名为 Ziad Ramadan 的男子，是大约两年前在电脑公司的一位同事。他在她的儿子失踪后几天曾打电话问她是否有儿子的任何消息，这是她与 Ramadan 先生的最后一次接触。Moussa 在与黎巴嫩当局约谈时说，她确定她的儿子没有驾驶执照，而她们的房子内也没有互联网。

181. 委员会无法找到 Ziad Ramadan 约谈。2005 年 2 月 14 日接受黎巴嫩当局约谈后，Ramadan 先生似乎与他的家人返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Ramadan 先生与黎巴嫩当局约谈时说，他认识 Abu Adass 先生约两年，当时他们在同一公司共事两个月。Abu Adass 先生失踪前 Ramadan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最后见过他，当时 Abu Adass 先生谈到他装裱图书封面的新工作。

182. 委员会和黎巴嫩至今都未能约谈 Khaled Midhat Taha，他是 Abu Adass 先生的另一教友，根据已掌握的旅行资料和一些异常的场合，这个人关系重大。Taha 先生和 Abu Adass 先生在阿拉伯大学学习时相遇，当时他们经常在大学的清真寺见面。根据旅行记录，Taha 先生于 2003 年 7 月 21 日离开贝鲁特国际机场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返回贝鲁特。他的下一项记录是于 2005 年 1 月 15 日经陆路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入黎巴嫩，这是 Abu Adass 先

生失踪的前一天。翌日，Taha 先生经陆路离开黎巴嫩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记录没有显示 2005 年 1 月 15 日前离开黎巴嫩，这表明他在这一天之前非法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一步调查揭露 Taha 的三个电邮地址经大马士革发出而第四个则经黎巴嫩本身发出但他声称在土耳其发出。此外，最后离开黎巴嫩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日子——2005 年 1 月 16 日——正是 Abu Adass 先生失踪的同一天，令人联想到 Taha 先生前往黎巴嫩之行与 Abu Adass 先生的失踪可能有关。此外，黎巴嫩当局曾在其报告内指出，他从未因在 2005 年 1 月 15 日之前非法进入叙利亚而被捕，即使是在他于 2005 年 1 月 16 日返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后，这是不常见的情况，令人联想到他在翌日离境和入境都有人提供方便。委员会最近要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局向委员会提供有关 Khaled Taha 的详细资料，特别是他进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旅行记录。

183.　如下所述，调查过程中黎巴嫩被约访者包括 Abu Adass 先生的朋友和教友、前邻居、清真寺的相识者以前工作同事和同学。其中一些人再次接受委员会约谈。但他们全都对 AL-Nasra wal Jihad 一无所闻，据自杀炸弹录象信息，Abu Adass 先生据称是这一团伙的成员。其中有许多报告了治安部队的类似作为，戴上手拷、蒙住眼睛和脱去衣服，以及在查询与 Abu Adass 先生有关的情况及其与伊斯兰团伙的关系时拘留一段时间；大多数人报告说，他们同意讯问者的看法，即 Abu Adass 先生性格内向不合群，他没有从事这一犯罪的才智。

184.　回应通过黎巴嫩当局提出的要求，叙利亚政府通知委员会说，他们的电脑档案没有资料显示 Abu Adass 先生进入或离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色列当局通过以色列驻贝鲁达大使馆通知黎巴嫩当局说，Abu Adass 先生没有获得签证前往以色列。

185.　委员会也提出要求索取黎巴嫩境内可能会在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1 月期间内观察到 Abu Adass 先生的任何组织的详细资料。应这一要求获得的档案明确表示，黎巴嫩境内没有任何部门在有关时期内将 Abu Adass 先生置于观察之下。

186.　一些来源，无论是保密来源或非保密来源，向委员会提供有关 Abu Adass 先生的角色和选中的资料。虽然所提供的资料尚未经独立核查，但这些来源的资料显然都不支持以下的理论：他是一个为伊斯兰基本教义集团采取行动的不合群自杀炸弹手，事实上所有来源的资料都指出，Abu Adass 先生可能被叙利亚和黎巴嫩当局利用来作为这一犯罪的代罪羔羊，而不是犯罪本身的教唆者。例如，其中一名证人声称于 2004 年 12 月在 Anjar 看到 Abu Adass 先生出现在加扎利上将的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另一证人声称 Abu Adass 先生目前正被关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监狱内，一旦调查结束就会被杀。据他说，Abu Adass 先生完全没有参与行刺，他只是诱饵，录象磁带约在行刺事件 45 天前录制。他后来说，Assef Shawkat 上将行刺事件前约 15 天在大马士革强迫 Abu Adass 先生录制。他也说，这个带子是由一名代号“Um Alaa”的女子交给 AL-Jazeera 的。另一证人说，Faysal

Al-Rasheed 在行刺事件翌日坚持说案件已侦破，犯罪人是 Abu Adass 先生，并说 Abu Adass 先生的尸体仍在犯罪现场。Zihir Saddik 说，2005 年 2 月初他看到 Abu Adass 先生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Zabadane 训练营内，而他的情报是，Abu Adass 先生最初计划进行暗杀，但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他说 Abu Adass 先生后来被叙利亚人杀死，他的尸体被放在载有炸弹的车辆内，在犯罪现场被毁。

187.　迄今为止，犯罪现场没有发现任何 DNA 证据与 Abu Adass 先生有关。

188.　虽然委员会和黎巴嫩当局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Abu Adass 先生仍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但在对 Abu Adass 先生进行调查方面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要点。

189.　除了录象磁带本身鉴定是 Abu Adass 先生外，就没有其他资料支持他利用自杀炸弹行刺的想法。除录象磁带本身的宣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确存在称为大叙利亚 Nasra and Jihad 集团的团伙，例如，2005 年 2 月 14 日以前没有任何公开来源提供关于这个团伙的资料，而黎巴嫩当局和 Abu Adass 先生的朋友和相识在行刺之日前也没有听过这个团伙。而被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行刺的资料的黎巴嫩各邻国的安保当局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团伙。此外，对 Abu Adass 先生于 2005 年 1 月 16 日失踪之事所作的解释与他在一个月后成为自杀炸弹手的看法也不相一致。认识他的所有人显然都不认为就他的个性和智力而言他有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最后，虽然经常有可能出现进行大规模爆炸的自杀炸弹手的 DNA 无法追踪的情况，但人们注意到犯罪现场并没有 Abu Adass 先生的 DNA 的证据，而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例如证人，表明犯罪时他在犯罪现场。

190.　不过调查日期的一个方面是明确的：围绕 Abu Adass 先生及其失踪的许多资料指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Khaled Taha 的旅行记录异乎寻常，显示出他在 Abu Adass 先生失踪前一天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入黎巴嫩，而且试图隐瞒他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居留，设法显示他的电子邮件来自土耳其但事实上是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些情况都显示出证据指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 Abu Adass 先生的命运有关，而并非只是巧合。此外，与“Mohammed”有关的资料模糊，显示出他可能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而 Abu Adass 先生最要好的叙利亚朋友 Ziad Ramadan 在接受黎巴嫩当局约访后不久突然返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都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 Abu Adass 先生的失踪有关。最后，与 Abu Adass 先生的命运有关的资料来源大多指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叙利亚官员以及一些黎巴嫩官员，虽然这一资料来源的确很少是独立而确实，但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指出任何其他实体涉及其失踪或指出他是一个自杀炸弹手。虽然这一点并不明确，但一再显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关则应进一步调查。

结论

191.　没有证据显示 Abu Adass 先生如 Al-Jazeera 录象磁带所声称的那样属于称为 al nasra wal-jihad fee bilad Al-Sham 的团伙，甚至没有证据显示这个

团伙曾经存在或目前的确存在。（除录象磁带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驾驶一辆载有炸弹的卡车杀死哈哈里先生。的确有证据显示 Abu Adass 先生可能在 2005 年 1 月 16 日离开他的家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带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且自此以后不知所踪。

2. 电话分析

192. 这项调查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分析电话。利用专门软件来分析和调查被认定对调查最重要的人物的许多电话，使委员会得以用有限的人员在短期内取得最佳效果。黎巴嫩电话公司和当局协助对有效分析极为重要。例如，黎巴嫩电信公司 MTC Touch and Alpfa 迅速回应索取移动电话用户的资料和打电话记录的要求。通过电信部向委员会提供类似的陆上通信线路资料。这一迅速协助非常宝贵，因为调查者可以借此快速分析用户具体打的电话并确定一些特定用户群之间的通信模式。总的来说，委员会要求索取大约 2 235 家用户的资料并获得大约 70 195 通电话的电话连接数据。电话分析在确定线索和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方面一直非常重要，随着事态发展将继续成为这项调查的重要方面。

193. 据 Al-Jazeera 主管 Ghassan Ben Jeddou 称，Al-Jazeera2 月 14 日下午在播放 Abu Adass 录象磁带之前收到四通电话。不过，记录显示这一天下午只有三通打到 Al-Jazeera，时间分别为 14 时 11 分、15 时 27 分和 17 时 4 分。

194. 一直无法确定据报打到 Al-Jazeera 的第四通电话的时间和来话地点。

195. 路透社的 Leila Bassam 报告说，他们在 2 月 14 日接到一通关于 Abu Adass 先生声称对爆炸负责的电话，记录显示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间是 14 时 11 分。

196. 电话记录显示，与 Al-Jazeera 和路透社接触的上述所有各通电话所用的是一张相同的预付卡。该卡是 2005 年 2 月 10 日在贝鲁特 Najaar 购买的。打到 Al-Jazeera 和路透社的电话从四个不同的电话亭打出，全在贝鲁特，其中一个接近市中心西亚经社会大楼，离犯罪现场约两公里。这一预付卡只用来打电话到 Al-Jazeera 和路透社，没有记录显示这张卡被用来打任何其他电话。

197. Abu Adass 先生供认的录象磁带是被放在贝鲁特市中心西亚经社会大楼外的一棵树上。委员会获取并 2005 年 2 月 14 日审看了来自西亚经社会的闭路电视录象带以设法查明可能与放下该录象磁带和随后打到 Al-Jazeera 的电话有关的任何个人或车辆。不过，在审看完这些影象后，可以确定没有可能从该录象磁带明确鉴定任何车辆或个人走近西亚经社会前的那棵树。委员会调查人员也约谈了 Protectron 保安公司的警卫员，该公司负责贝鲁特市中心西亚经社会和 Al-Jazeera 大楼附近停车场的安全。不过，接受约谈的在那一天当值的警卫员都没有发现与在西亚经社会前放置该物品有关的任何异常活动。

结论

198. 至今仍无法鉴定要对 2 月 14 日打电话到 Al-Jazeera 和路透社或对 Abu Adass 先生的录象磁带负责的一名或多名人士。

3. 使用预付电话卡

199. 调查法官埃利亚斯·尔德取得 2005 年 2 月 14 日给 Al-Jazeera 打的所有电话的记录，并全部检查过。法官尔德注意到一个打给 Al-Jazeera 的手机电话特别重要：那是 2005 年 2 月 14 日 2207 时用预付电话卡打给 Al-Jazeera 的。同一个预付卡在 1257 时，即爆炸后一分钟，收到一通电话，是从的黎波里叙利亚情报局所在的大楼附近一个电话亭打出的。1 月 30 日，同一个的黎波里电话亭打电话给 Abu Adass 先生家里的电话。

200. 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根据从法官尔德得到的资料，获得并检查了 03925152 号预付卡的通话记录。委员会到现在为止的调查显示，虽然没有查明谁是电话卡主人，但是该卡的联系网非常重要。例如，2005 年 2 月 8 日，该卡跟属于 Tarek Ismat Fakhreddin 的一个手机号曾经通话。Fakhreddin 先生是著名商人，和当时总理奥马尔·卡拉米关系密切。 Tarek Fakhreddin 还在爆炸后的几小时后打电话给哈姆丹将军、阿扎尔将军、哈吉将军、以及叙利亚情报员 Jamea Jamea。不但如此，他跟他的侄子 Raed Fakhreddin 在 2 月 14 日 1337 时通话。Raed Fakhreddin 是购买用于组织该一暗杀的预付电话卡的重大嫌疑犯。该预付电话卡还跟另一个电话号码通话，而该号码在 2004 年 12 月、2005 年 1 月、2 月、3 月跟 Raed Fakhreddin 的手机一直在联系。

201. 该预付卡也跟许多著名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官员有联系。例如，跟三个不同的号码打过电话，而那三个号码在 2005 年 1 月、3 月、7 月跟穆斯塔法·哈姆丹的手机打过电话。在爆炸前两天，即 2005 年 2 月 12 日，该预付卡又打电话给属于前部长埃博尔·拉希姆·优素福·穆拉德的一个手机号码。而穆拉德先生的手机在爆炸后打电话给 Ali Al-Hajj。穆拉德先生的手机和 Tarek Ismat Fakhreddin 的手机在 2005 年 1 月 17 日互相通话，那是 Ahmad Abu Adass 失踪的第二天。这一个预付卡还同另三个电话号码有联系：一个号码是经常打电话给属于政治人物 Nasser Kandil 的手机号码；另两个手机号码是在 2005 年 2 月、3 月通过话，它们则于 2 月 14 日和 17 日同叙利亚情报员 Jamea Jamea 所用的手机号码通过话。

202. 该预付卡曾经于 2005 年 1 月 5 日跟一个电话号码通话，而该号码于 1 月 26 日同 Al-Ahbash 组织的 Younis Abdel-Al 的电话号码通话，Younis 是上述 Ahmed Abdel-Al 的兄弟。该预付卡又于 1 月 5 日跟再另一个电话号码通话，而该号码于 1 月 10 日两次打电话给属于 Walid Abdel-Al 的号码，这个 Walid 是 Younis 和 Ahmed Abdel-Al 的兄弟，并且是穆斯塔法·哈姆丹的共和国卫队旅的成员。

结论

203. 查明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使用该预付卡的人，或几个人，非常重要，是这次调查的优先工作。

4. 澳大利亚的调查

204. 爆炸发生时的司法部长 Adnan Addoum 在接受委员会访问的时候说，他认为委员会的调查员应当调查并讯问六个澳大利亚嫌疑犯的旅行目的。他并表示，他认为，据称爆炸所用的汽车是右手驾驶的车（和澳大利亚用的一样），应当进一步怀疑那六个嫌疑犯。他又说，他相信，“因为媒体和宗教的压力，调查法官没有给这一个线索足够的重视”。

205. 委员会调查员彻底检查了黎巴嫩和澳大利亚调查这六个嫌疑犯的结果（说明见下），得到结论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与暗杀哈里里先生有任何牵涉。在追查中，委员会也注意到，在暗杀案中使用了六个 sim 卡，而且六个 sim 卡的使用在爆炸的时候终止。委员会注意到有六个可疑的澳大利亚人，六个可疑的 sim 卡，是不寻常的巧合，认为宜再慎重检查澳大利亚和黎巴嫩对这一点的调查。

206. 委员会经细密检查过档案后，可以举出以下要点：

- 黎巴嫩当局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向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提出报告，并请求协助寻找并讯问已查明的嫌疑犯。
- 刑警组织遵循的程序是正确的。
- 已经通过刑警组织联系澳大利亚当局对此问题继续对此案采取后续行动。
- 澳大利亚当局对此问题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向黎巴嫩当局提出了报告。
- 黎巴嫩当局根据澳大利亚当局提出的报告，依法中止对这一线索的调查。

结论

207. 根据上述，澳大利亚当局所进行的调查和所得的结果应视为是定论。Addoum 先生的怀疑查无实据，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支持。这一方面的调查使得黎巴嫩当局分心，未能集中于其他线索的调查。

5. Ahmad Abdel-Al

208. Ahmad Abdel-Al 是 Al-Ahbash(伊斯兰慈善会)的著名成员，负责公共关系和军事与情报。该组织是黎巴嫩的团体，历史上与叙利亚当局关系密切。鉴于 Ahmad Abdel-Al 与本调查的许多方面都有联系，他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特别

是他的手机跟本调查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多次通话。看来没有另一个人像他那样跟本调查的所有各方面都有联系。

209. Abdel-Al 被委员会讯问，先是证人，后来是嫌疑犯。他的一些行为，以及他在讯问期间的一些说法，令人感觉他是企图隐瞒。例如，2005 年 3 月 12 日，他把他的预付卡给他 Al-Ahbash 的朋友 Mohammed Halawani，他企图隐瞒他的手机号码的来源，并且要求用 Halawani 的名字登记。在委员会讯问 Halawani 的时候，问了好几个钟头他才承认该电话号码确实是 AA 使用的。并且，据 Abdel-Al 陈述，2005 年 2 月 14 日他离开家就去 Al-Ahbash 办公室。他的电话记录透露，在 1147 时，他跟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而该号码就在爆炸前跟他家里的电话多次通话——1226 时，1246 时，1247 时。虽然 AA 告诉委员会他在爆炸后马上于 1256 时打电话到家里，电话记录显示那次电话是 1254 时打的，即爆炸前两分钟。Abdel-Al 说，他为了安全考虑，爆炸那天他没有离开 Al-Ahbash 办公室。电话记录显示打了四次电话给叙利亚情报员 Jamea Jamea，时间为 1142 时、1814 时、2023 时、2026 时。据证人说，Abdel-Al 在爆炸当天晚上 1930 前往 Jamea Jamea 的办公室，两人讨论 Abu Adass 先生。不但如此，在前往 Jamea Jamea 的办公室后不久，Abdel-Al 的手机记录他在 1956 时打电话给 Ghazali 将军。Abdel-Al 还企图把调查引向 Abu Adass 先生，不但在爆炸后马上就向黎巴嫩当局提供关于 Abu Adass 先生的大批资料，并且对委员会说，Al-Ahbash 的保安人员曾经在爆炸前看见 Abu Adass 先生在 Ain Al-Hilweh 巴勒斯坦营跟 Abu Obeida 一起。Abu Obeida 是恐怖主义组织 Asbat al Ansar 的副首领。

210. Ahmad Abdel-Al 在爆炸当天还跟黎巴嫩国家安全局有多次通话。例如，Abdel-Al 曾经几乎天天跟贝鲁特的国家安全局长 Faysal Rasheed 准将通电话，并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他们通话五次：1036 时、2008 时、2113 时、21184 时、2216 时。Ahmad Abdel-Al 还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以及 2005 年 2 月 16、17 日跟嫌疑犯、黎巴嫩陆军 Raymond Azar 通话。另一个黎巴嫩陆军情报员 Albert Karam 的手机和 Ahmad Abdel-Al 也在 2 月 14 日 1212 时通过一次话，即大约爆炸前的 44 分钟。

211. Abdel-Al 的电话还跟穆斯塔法·哈姆丹的电话有频繁的通话，从 2005 年 1 月到 4 月，两个人通话 97 次。其中 4 次是 2005 年 2 月 14 日的爆炸后交谈的。Ahmad 的兄弟 Walid Abdel-Al 是共和国卫队的成员，他们两人在爆炸当天 1615 时和 1729 时两次通话。并且，Abdel-Al 在 2005 年 2 月 11 日 2217 时接到从一个电话亭打去的电话，那个电话亭就是 2 月 14 日爆炸后立刻打电话给 Al-Jazeera 的电话亭。他并且在 2005 年 2 月 4 日 1934 时和 2 月 26 日 0933 时从爆炸后立刻打电话给路透社的电话亭接到电话。

212. Abdel-Al 一直经常和他的另一个兄弟 Mahmoud Abdel-Al 通话，这个兄弟也在 Al-Ahbash 里非常活跃。这个兄弟在 2 月 14 日打的电话也是令人注意：他

在爆炸前几分钟，1247 时，打电话给黎巴嫩总统 Emile Lahoud 的手机，又在 1249 时，跟 Raymond Azar′s 的手机通话。

213.　Abdel-Al 还跟 2005 年 7 月在贝鲁特城南发现的一个重要武器库有令人注意的关系。该武器库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被国内治安部队突袭，逮捕了五个人，他们都和前穆拉比通民兵组织关系密切。其中之一是穆斯塔法・哈姆丹的兄弟马吉德・哈姆丹的司机兼保镖，他经营一个公司，据说是负责圣乔治旅馆的保安。据说 Abdel-Al 曾经安排另一个被逮捕的人到总统府被雇用为电工。不但如此，在五个人被逮捕之后，一个漏网的人立刻打电话给 Ahmad Abdel-Al。

结论

214.　以上关于 Ahmad Abdel-Al 的证据，包括他跟其他重要人物的来往，特别是穆斯塔法・哈姆丹和共和国卫队的关系，他打的许多电话，以及他在黎巴嫩调查的 Abu Adass 案中的涉案等，使他成为任何调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六.　结论

215.　委员会认为，2005 年 2 月 14 日的谋杀案是一个拥有庞大的组织、丰富的资源和能力的一群人执行的。该项罪案的筹备曾经好几个月。为进行那次暗杀，他们曾经侦测拉菲克・哈里里行动的时间和位置，详细记录了他车队的路线。

216.　根据至今委员会和黎巴嫩调查结果来判断，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和文件证据，以及至今所追查的线索，各方面的证据都指向黎巴嫩和叙利亚是曾经涉入该次恐怖主义行动。众所周知，叙利亚军事情报组织在黎巴嫩全境处处派驻了人员，至少是在叙利亚部队根据第 1559（2004）号决议撤出之前。黎巴嫩的前高级安全官员是他们派任的。既然前后相继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情报机关渗透到黎巴嫩的社会和各个机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复杂的暗杀阴谋，竟然能够在他们毫不知情中执行。

217.　委员会还认为，哈里里先生暗杀案的背景乃是非常复杂的政治两极化和紧张的政局。在他被暗杀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以哈利里先生为主要目标的控告和反控告，证实了委员会的结论：谋杀的动机很可能是政治的。不过，因为罪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的集团所为，显然非常可能的是，诈欺、腐化、洗钱也是参加暗杀行动的某些个人的动机。

218.　委员会认为，调查还必须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在四个月的短时期内，曾经讯问 400 多人，调阅文件 6 万多件，指证了若干嫌疑犯，查出了若干主要的线索。但是，调查还没有完成。

219.　委员会的结论认为，仍在进行的调查应该由主管的黎巴嫩的司法和保安机关进行，它们在调查中已经证明，在国际援助和支持下，能够执行任务，有时候还能够发挥具有专业水平的切实的领导作用。同时，黎巴嫩当局应当调查本案所

有的相关问题，包括银行的账户来往。必须清楚的了解 2 月 14 日爆炸前后的一系列爆炸的背景，来评估该次爆炸，因为有若干次爆炸、即使不是全部爆炸，可能有相互关系。

220. 因此，委员会认为，如果黎巴嫩当局愿意，则国际社会有必要持续努力，同黎巴嫩当局一道，建立一个关于保安和司法的援助与合作平台。这将大大地增强黎巴嫩人民对他们保安系统的信心，并对它们的能力建立自信。

221. 最近决定继续任命新的高级保安官员，受到黎巴嫩所有各党派的赞扬。这是提高保安机关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的一项重要步骤。然而，这是在好几个月的保安真空和激烈的党派政治辩论之后才完成。为了克服党派鸿沟，将保安机构脱离政治，重组保安机构，避免架床叠屋的多线指挥系统，加强问责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222. 委员会的结论是，在讯问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证人和嫌疑犯之后，并确定了许多线索直接指向叙利亚的保安官员牵涉在该暗杀案中，因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责无旁贷，必须对尚未解决问题中的一大部分，予以澄清。虽然叙利亚当局在最初的犹疑之后，已经同委员会进行了有限度的合作，但是有些被讯问者提供错误的或不准确的说法，企图误导调查的方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委员会的信中，便确是错误的信息。必须通过使国际社会完全满意的公开而透明地进行广泛的，有公信力的调查，才能够获得该暗杀案的全貌。

223. 根据委员会至今的调查，已经逮捕了一些人，在哈里里先生和其他 22 人的暗杀案中控以阴谋进行谋杀和相关罪行。当然，委员会认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被控严重罪行的人，在公正审判被定罪之前，都应视为清白。
